

XX

社121
673
部大:44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五

兵制

神宗卽位之初總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二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萬三千帝患兵冗不繼始議銷併乃親制選練之法靡不周悉其立軍之制非新經科簡卽團併有餘或特創名或因舊額增損指揮之數無常焉
熙寧元年詔諸路監司察州兵揀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軍者降廂軍不任廂軍者免爲民

先是陳升之建議衛兵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減請衣糧徙之淮南呂公弼上言以爲旣使之去本土又減其常廩於人情未安且事體甚大難遽行也司馬光亦言其不便曰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率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日久年四十五未爲衰老尙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削廩遠徙是橫遭降配也沙汰旣多人情惶惑大致愁怨雖國家旣承平紀綱素張此屬恟恟亦無能爲然詔書一下萬一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務省事復爲收還則頓失威重向後不復可號令驕兵若遂推行則衆

怨難犯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事之可鑑者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軍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寘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旣少必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爲揀選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尙請衣糧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眀畝之人本欲減冗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竊恐非計之得也臣愚伏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揀禁軍有不

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令聽其
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尙占兵籍虛費衣糧
人情旣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爲
虛設冗兵旣去大費自省茲事繫國家安危不敢不
言右正言李常亦言其不便從之

七月手詔揀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陞爲大
分五十以上願爲民者聽之舊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猶
不卽許也至是免爲民者甚衆冗兵由是大省

二年詔併廢諸軍營陝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併爲
二百七十馬軍額以三百人步軍以四百人其後總兵

之撥併者馬步軍五百四十五營併爲三百五十五而
京師之兵類皆撥併畿甸諸路及廂軍皆會總畸零各
定以常額凡併營先爲繕新其居室給遷徙費軍校溢
員者以補他軍之闕或隨所併兵入逐指揮依職高下
同領

先時軍營皆有額皇祐格馬軍滿四百步軍滿五百
人爲一營承平日久兵制寢弛額存而兵闕馬一營
或止數十騎兵一營或不滿二百旣不成部分而將
校猥多賜予廩給十倍士卒遞遷如額不敢少損帝
患之乃詔併廢諸營嘗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稍

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乃者銷併軍營計減軍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賜予及僉從廩給外計一歲所省爲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石紬絹二十萬疋布三萬端馬藁二百萬庶事若此邦財可勝用哉初帝議併營大臣皆以爲兵驕已久遽併之必召亂帝不聽獨王安石贊帝力行之自熙寧至元豐歲有廢併甚衆

三年樞密院文彥博等上在京開封府界及京東等路禁軍數帝亦自內出治平中兵數參照顧問久之遂詔殿前虎翼除水軍一指揮外六十指揮各以五百人爲

額總三萬四百人在京增廣勇五指揮共二千人開封府府界定六萬二千人京東五萬一千二百人兩浙四千人江東五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萬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廣南東西千二百人川陝三路四千四百人爲額在京其餘指揮并河東陝西京西淮南路前已撥併其河北以人數尙多須後命是月詔河北禁軍以七萬爲額初河北兵籍比諸路爲多其沿邊者悉仰給三司言事者屢請損其數因撥併畸零立額爲七萬以京東土地饒沃租賦有餘於是增置武衛軍嚴其訓練之法不數年皆爲精兵至

是分隸河北四路後又以三千人戍揚杭州江軍府以
議言東南兵募寡而盜賊多故也其後又團結諸軍置
將分領謂之將云 八月帝手詔倉吏給軍糧例有虧
減出軍之家侵牟益甚豈朕所以愛養兵卒之意自今
給糧毋損其數三司具爲令於是嚴河倉乞取減刻罪
賞而兵糧每石及十斛士卒歡呼 十二月詔行保甲
法畿內之民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
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
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保正又以人爲之副應主客戶
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力丁壯

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力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
非禁者聽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
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掠人傳習妖教
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干已又非敕律
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勿坐若於法類保合坐罪
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
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地保有自外入保
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
以書其戶數姓名遣官先行畿甸旣就緒遂推之五路
以遍於天下

王安石欲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帝嘗言節財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帝曰比慶歷時數已甚減矣因舉河北陝西兵數慮募兵太少又訓練不精安石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臣屢言河北舊爲武人割據內抗朝廷外敵四鄰亦有禦奚契丹者兵儲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蕃息又舉天下財物奉之常苦不足以當一面之夷狄其施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此無他惟能專用其民故也臣以爲倘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強之理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立法制令

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條制以漸推行可也安石又曰陛下以爲柴世宗能辟土疆服天下者何也帝曰世宗非能果斷乎安石曰是也世宗能使兵威復振非但高平之戰能斬樊愛能等而已天下盜賊殺人亡命者皆募以爲禁軍史臣以爲當時孤子寡婦見仇讐而不敢校後悔之莫有貸者臣以爲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國兵弱以爲非募此輩不足以勝諸僭僞之國及所募已足則法不可久弛故不復貸其死此乃定計數於前必事功於後豈以爲悔也世宗募盜賊殺

人亡命者以爲禁衛不以爲虞誠有帝王威略故也
今當平世發義勇入衛有爵賞祿爲勸利而乃更憂
其爲變豈篤論哉大抵世人習見募兵而不見民兵
之事故一聞此議則不能無駭然募之法不變乃實
可憂也彥博等又以爲土兵難使千里出戍安石曰
前代征琉球討党項豈非府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戰
守故或可恃至民兵則兵農其業相半可恃以戰守
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爲
募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何如爾

一日帝批陳留縣見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

或五人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又每保令置
鼓人置一鼓費錢不少至有質衣而買弓箭者可見
貧乏艱於出備可速指揮禁戢安石曰民貧宜有之
抑民使置弓箭則法所弗許也往者冬閱及巡檢番
上唯就用官弓矢而已不知百姓何故至於質衣也
然自生民以來兵農爲一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
四方明弓矢者男子之所有事蓋耒耜以養生弓矢
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自古未有造耒耜弓矢以
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未爲過第陛下
憂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聽民便爾且府界素多

羣盜攻劫掠一歲之間至二百夥逐夥皆有賞錢備賞之人卽今保丁也方其備賞之時豈無賣易衣服以納官賞者然人皆以爲賞錢宜出於百姓夫出錢之多不足以止盜而保甲之能止盜其效已見於今日則雖令民出少錢以置器械未有損也帝曰賞錢人所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無怨如河決壞民產民不怨決河以壞民產則怨矣

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日於要便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親疎遠近爲等騎射校其用馬有餘藝而願試者聽之第一等保明以聞引見

於庭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第二等免當年春夫一月馬藁四十役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不及聽移他戶而受其直第三等四等視此有差卽藝未精願來閱試者聽

五年知制誥判司農寺曾布言近日保戶數以狀詣縣願分番隸巡檢司習武伎提點司以聞朝廷及司農寺而未敢輒議於是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者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巡警又詔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檢司之法

始行保甲初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至

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定其賞罰然猶番上也至五年因曾布之說始令分番隸巡檢司尉司云樞密院言在京繫役兵士舊額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見闕六千三百九十二人若招揀得足卽不須外路勾抽以免不習水土凍餒道塗之患欲於在京及府界京東西河北招少壯兵止供在京工役不許臣僚差占不過暮年可使充足却對減在外招募之數樁管所減糧賜上京應省司之用從之

詔禁軍俸錢至五百而亡滿七日者斬舊制滿三日者死初執政議更法請滿十日帝令以七日

六年詔開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凡追胥閱試肄習則出契是月又詔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河東五路唯每上番餘路止相保任毋習武藝內荆湖川廣沿邊者可肄武事令監司度之後惟全部土丁邕欽洞丁廣東槍手改爲保甲者則肄焉十二月乃罷河北西路強壯沿邊弓箭社常繫籍番上巡守者初開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萬人二年一解發詣京師閱試命官開封府畿十人五路七人八年詔開封府畿及一萬五千人各許解發一人

初保甲隸司農八年改隸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二幹

當公事十分按諸州其政令則聽於樞密院

七年始詔總開封府畿京東西河北路兵分置將副自河北始自第一將以下共十七將在河北西路自第十八將以下共七將在府畿自第二十五將以下共九將自第三十四將以下共四將在京西合爲三十七而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又自列將其在鄜延者九在涇原者十一在環慶者八在秦鳳者五在熙河者九合爲四十二

八年又詔增置馬軍十三指揮分京東西兩路又募教閱忠果十指揮在京西額各五百人其六在唐鄧其四

在蔡汝

元豐二年又增置土兵勇捷兩指揮於京西額各四百人唐州方城爲右第十一汝州襄城爲左第十二凡馬軍十三指揮忠果及土軍共十二指揮

四年詔團結東南路諸軍亦如畿京法共十三將自淮南始東路爲第一西路爲第二兩浙西路爲第三東路爲第四江南東路爲第五西路爲第六荆湖北路爲第七南路潭州爲第八全邵永州應援廣西爲第九福建路爲第十廣南東路爲第十一西路桂州爲第十二邕州爲第十三總天下爲九十二將而鄜延五路又有漢

蕃弓箭手亦各附諸將而統隸焉凡諸路將各置副一人東南兵三十人以下唯置單將凡將副皆選內殿崇班以上嘗歷戰陣親民者充之亦詔監司奏舉又各以所將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使臣各有差又置訓練官次諸將佐春秋都試擇武士凡千人選十人以名聞而待旨解發其願留鄉里者勿強遣此將兵之法也五代承唐藩鎮之弊兵驕而將專務自封殖橫猾難制祖宗初定天下懲創其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來道路足以習勞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勞佚故將不得專其兵而兵亦不至驕惰及

承平既久方外郡國合爲一家無復如曩時之難制而禁旅更戍尚循其舊新故相仍交錯旁午相屬於道議者以爲更番迭戍無益於事徒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緩急恐不可恃神宗卽位慨然更制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卒平居訓厲蒐擇無復出戍外有事而後遣焉謂之將兵

元豐二年以兗鄆齊濟濱棣德博民饑募爲兵以補開封府界京東西將兵之闕又詔在京俸錢七百以下選募馬步軍萬五千人開封府界及本路共選募義兵保甲四萬人如涇原五千人不足於秦鳳路選募

四年詔五路義勇悉改爲保甲

上曰河東修義勇強壯法又令團集保甲如何安石對曰義勇須隱括丁數若因團集保甲卽一動而兩業就今旣遣官隱括義勇又別遣官團結保甲卽一事分爲兩事恐民不能無擾上曰保甲不可代正軍上番不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兵技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今爲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爲農者皆朴力一心聽令之人以此校之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必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

接五代百姓困極公侯多自軍中起故豪傑以從軍爲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軍中不復有如嚮時拔起爲公侯者卽豪傑不復在軍而應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而已帝曰兵之強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強安石曰世宗所收亦皆天下強梁之人此其所以強也帝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有芻糧之費當預爲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取其費供之所供保甲之費纔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強本之勢未可悉減安石曰旣有保甲代其役卽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

數千但勿招填卽爲可減然今廂軍旣少禁兵亦不多臣願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

是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三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舊費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賞爲錢一百萬緡有奇不與焉凡集教團教成歲遣則謂之提舉按閱率以近臣挾內侍往賞錢給按格令從事諸路皆以番次藝成者先按閱率五六歲一遍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以賞乃至十一歲上詔晉人勇

悍俗尙武事又介居二虜之間講勸宜不可後其加賜緡錢十五萬焉其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

熙寧九年之數

合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

八年四月哲宗嗣位宣仁太后臨朝知陳州司馬光上疏乞罷保甲

光疏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間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人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

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間
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此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
縣不得干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
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名日聚教場得賂則縱不則留
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
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功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
習兵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家承平百
有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畎畝之
人忽皆戎服執兵奔駟滿野耆舊歎息以爲不祥事
旣草創調發無法比戶騷然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

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
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
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弊
靡所投訴流移四方襁負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
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資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
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
之民但勞苦役不感恩澤於農民之勞旣如彼國家
之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
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境征戎狄戎狄之民以
騎射爲業以攻戰爲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

民生長太平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戎狄相遇填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是猶驅羣羊而戰豺狼也當是時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以保甲令主簿兼縣尉但主城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及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欲除盜又更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

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已昌熾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饑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爲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爲盜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謀國如此果爲利乎害乎且嚮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四夷開邊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赦書節文云應沿邊州軍仰逐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

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勿令騷擾此蓋聖意欲惠綏殊方休息中國華夷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所用哉今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爲宜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略依沿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悉免其稅役除出賊地分嚴加科罰及令出賞錢外其賊發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強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募本縣鄉村戶有勇

力武藝者投充計卽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者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卽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強者充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若武藝勝於舊者卽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蔭田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旣爲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爲盜亦不能爲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召募不足卽且於鄉村戶上依舊條權差候有投名者卽令充替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長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

五月以司馬光爲門下侍郎光欲申前說樞密院先進呈乞罷團教光再奏尋蔡確執不行監察御史王巖叟等極言之十月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又詔逐縣監教官並罷委令佐監教

巖叟言臣初以保甲之法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爲三日之併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常存其患終在朝廷知教民以爲兵而不知其教之太苛而民不能堪知別爲一司

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教之以爲用也而使之至於怨則恐一日用之有不如吾意者矣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爲苦也而羈縻之虐有甚焉羈縻不足以爲苦也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爲苦也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罷方幹而去此羈縻之所以爲苦也其教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揮與提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每相與言曰恨不死爾此鞭笞之所以

爲甚苦也創袍市中買弓修箭添弦換包指治鞍轡
蓋涼棚畫象法造隊牌緝架儼椅卓團典紙墨看聽
人僱直均菜緡納楷粒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
其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
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於家婚姻喪葬之問
遺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邀求遇於城市一飲一食
之責望此迫於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則以
藝不應法爲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者
指使多由此徒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有踰於保
正保長者此誅求之所以爲甚苦也又有逐養子出

贅壻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
其指灸烙其肌膚以自致於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
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
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捕之使其有所
出當未至於逃至於逃則困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
可以得故縣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
訴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聖知之當
如何也又保丁之外平戶之家凡有一馬皆令借供
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至於肌羸殘壞而就斃誰
復敢言或其主家偶因出處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笞

責之苦又或其家官逋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
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爲禍此皆提舉司官吏
倚法以生事重爲百姓之擾也臣竊惟古者未嘗不
教民以戰也而不聞其有此何則因人之情而爲之
法耳夫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
愈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獸窮則搏人窮則詐自
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保甲一司
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之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
啻虎狼積憤銜怨之人人所同比者保丁執指使逐
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

愚顧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爲犯上之惡以取禍
哉蓋激之至於此極爾臣以爲激而益深安知其發
有不甚於此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處以保大
體爲安靜計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
臣愚以爲一月之間併教三日不若一歲之終併教
一月農事旣畢無他用心人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
可罷提舉司廢巡教官一以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
司總之每俟冬教則安撫司旋擇教官分詣諸邑與
令佐同教於地下一邑分兩番當一月起教則與正
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而百姓獲優游

以治生無終年遁逃之苦無侵漁苛虐之患無爭陵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有功哉又乞罷三路提舉保甲錢糧司又乞罷提舉教閱司又乞罷每歲分保甲爲兩番於十一十二兩月上教不必分作四番且不必自京師遣官視教只乞令安撫司差那使臣爲便並從之

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言伏見保甲之法雖已改更猶有二弊未便於民其一爲罷去二十畝已下免教指揮却令五等戶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係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則有幸與不幸今田有

百畝家有二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有十畝家有二三丁則赴教是謂之不幸此貧富力役大爲不均於是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

按籍民爲兵古法也雖唐府兵猶然今熙寧之保甲則無益而有害言其無益者則曰田畝之民不習戰鬪不可以代募兵言有害者則曰貪污之吏並緣漁獵足以困百姓然民之未諳者可以教練而能而吏之爲姦者則雖加之禁戢而不能止故元祐諸賢議更化瑟而首欲罷此者以其厲民也

今觀呂陶之言以爲民之貧富不係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有幸與不幸遂令人戶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然則豈貧者不堪爲兵獨富者堪爲兵乎蓋所取必五等以上與田及二十畝者非取其堪爲兵也特以其稍有資力堪充污吏之誅求耳蓋介甫所行刻核亟疾之意多慘怛忠利之意少故助役雖良法保甲雖古法而皆足以病民元祐之初苛刻小人用事中外未能盡去知保甲之當罷而第釋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是猶紕兄臂而諭以徐日攘雞而易

以月法旣不能盡革而又不能擯棄斥絕其奉法之人則姑少加末減裁量以殺其毒以紓久困之百姓可也以是爲經武強兵之圖不亦悖乎

尙書右僕射司馬光乞罷諸路將官乃詔陝西河東廣南將兵不出戍他路其餘河北差近裏一將更赴河東而諸路逐將與不隸將之兵並更互出戍稍省諸路鈐轄及都監員仍以將官兼都監職事卒不能盡罷將副光疏曰竊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爲將帥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卽一州之將知縣卽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

五原通志卷五十三
三十一
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
有建議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
千人爲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功訓練其逐州總管
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其有差使量留羸
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
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爲職事修舉在
於擇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
卒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爲况今之將官卽向之
爲總管者也豈爲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爲將官乃能
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兼復有

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紀綱乃立今爲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
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
宿街市巡邏亦俱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
縣不能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
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
哉

又言竊見近年災傷盜賊頗多州郡全無武備長吏
侍衛軍單募禁旅盡屬將官多與州郡爭衡長吏勢
力遠出其下萬一如李順王倫王均則之寇乘間竊

發攻陷郡縣豈不爲朝廷憂又祖宗以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出戍蓋欲使之勞筋骨知艱難輕去其家且習山川險阻也自置將以來苟非全將起發然後與將官偕行其餘常在本營飲食遊嬉養成驕惰歲月滋久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一二十人而州又自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費祿廩此天下知兵者皆知其非臣愚欲乞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等如未置將已前使州郡平居武備有餘然後緩急可責以守死

八年知定州蘇軾上疏乞存恤河北弓箭社增修條約不報

軾疏言臣竊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卽日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饑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斂掠乞取

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將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修舉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濫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寒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覺少年歲之間庶革此風然臣竊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即便喘汗臣若加嚴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地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

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卽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鼂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空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寶元慶歷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輯番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服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貲武

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
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
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
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其警急擊鼓集衆
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
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
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
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
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準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強
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準正月十九

日中書劄子聖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
強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
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
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
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
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
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全藉此等寅夜防托灼見弓箭
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
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
逮往日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

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遼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可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人輒復拾用龐籍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

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夥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爲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將吏常加拊循使三萬餘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卽搶獲不至狃快以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虜不疑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奏上不報是月再奏又不報右東坡所奏元不曾施行然疏中所言可以知當時北邊軍政之弛中天之禍有由來矣所言禁軍大率貧窘將校不肅斂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則知當時雖所募長征之兵衣食仰給於縣官

者猶不能不爲將校所漁獵况籍民之有田畝者
以爲保甲貪官污吏寧無誅求乎

紹聖初樞密院建言往時軍士犯法詔許將官一面決
遣以故事無留滯自州縣官預軍事以來動多牽制不
得自在今後欲仍舊法及諸軍除轉排補並隸將司州
縣毋得輒有所預其非屯駐所在當俟將副巡歷決之
餘委訓練官行焉詔從之至是州縣拱手聽其所爲兵
將愈驕無復可用矣

紹聖二年御史中丞章惇奏乞教習保甲月分差官按
試曾布言保甲固當教習然陝西河東連年進築城寨

調發未已河北連被水災流民未復以此未可督責訓
練熙寧中教保甲臣在司農正當此職事是時司農官
親任其事督責檢察極精密縣令有抑令保甲置衣裝
之類非理騷擾者亦皆衝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後乃
令上番至十一月蔡卞勸上復行畿內保甲教閱法帝
屢以督曾布是日布進呈畿內保丁總二十六萬熙寧
中教事藝者凡七萬因言此事固當講求然廢罷已十
五年一旦復行與事初無異當以漸推行則人不至驚
擾若便以元豐成法一切舉行當時保甲存者無幾以
未教習之人便令上番及集教則人情洶洶未易安也

熙寧中施行亦有漸容臣講求施行次退以語卞卞殊以爲不快

按王介甫嘗言終始言新法便者曾布也若保甲之事則其時布判司農寺條畫多出其建請然紹聖之時布獨不欲復行何也蓋其事繁擾奉行不得其人則徒足以困百姓而實無益於軍實彼章惇蔡卞之徒但欲假紹述之說以遂其私略不顧生民之休戚布在當時視羣小猶爲彼善於此者歟

徽宗崇寧四年樞密院言比者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閱又二百三十餘牒遮樞密張康國馬首訴焉乃詔京畿三路保甲並於農隙時教閱其月教指揮勿行

政和時諸路團成保甲六十一萬餘人

十月尙書省言今所在逃軍聚集至以千數小則驚動鄉邑大則公爲劫盜累降指揮許其首身或令投換終未革絕神宗皇帝以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故分兵隸將統兵官司凡兵之事無所不總則逃亡走死豈得不任其責今見行敕令未有將官與人員任責之法致兵將不加存恤勞役其身至於逃避而任職之人略不加罪

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幾四萬將副人員坐視故縱而不問且軍中有長行節級人員將校什長相統同營相依上下相制豈得至其逋亡漫不省察况招軍既立賞格則逃走安可無禁今參詳修立賞罰十數條並從之

七月洪中孚爲熙河蘭湟路轉運使先是樞密院創招

崇威寧銳兩軍

三年十月二日

中孚自河東入覲帝問新兵教

閱就緒否中孚曰教閱易事也臣不知藝祖取天下之兵與神考所分將兵曾無減損若未嘗減損似不須增蓋兵貴簡練不貴多今遽增二軍所費至廣臣不知獻議者於經費之外別有措置或只仰給朝廷也帝愕然

曰初議增兵未嘗議費可卽罷去中孚曰惰游之卒不復安於南畝今一旦罷遣强者聚而爲盜弱者轉徙則重爲朝廷憂不若使填諸營闕無闕聽於額外收管不一二年盡矣帝稱善

政和二年廣西都鈐司奏廣西兩將額一萬三百餘人事故逃亡於湖南北江東西寄招緣諸路以非本職多不用心今兵闕六分乞本路鄰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人取問犯人除配沙門島廣南遠惡并犯強盜凶惡殺人放火事干化外並依法外餘並免決刺填從之宣和三年知婺州揚應試言諸郡屯戍當隸守臣兵民

之任一然後號令不二不然將驕卒橫侵奪細民氣壓州郡有不勝其憂者於是詔自今令隸守臣居無何復詔曰將兵自當遵將官條教其除前隸守臣指揮其後江浙盜起攻陷州邑東南將兵望風逃潰無復能戰又事平之後童貫奏言東南三將類皆孱弱全不知戰虛費糧廩驕惰自恣平時主領占差營私大半皆習工藝遂致寇恣橫行毒流一方重費經畫今事平之後當添將增兵鎮遏綏馭然大抵南人怯弱素失訓練終不堪戰今欲於內郡別置京畿將分接續排置使陝西軍更互戍守庶幾東南可得實戰之士於計爲便詔從之

四年三月臣僚上言伏見近者招刺闕額禁軍樞密院立限太遽以數萬人而期一月道路洶洶相怖云諸軍捉人刺人以補闕額率教人馭一壯夫且曳且毆百姓叫呼或齧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大和會忽遮門大索但長身少年牽之而去云充軍致賣蔬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逮奴隸皆藏避恐懼事駭見聞今國家閒暇必欲招填禁軍當明示法令賚以金帛捐財百萬則十萬人應募矣捉人於途實傷國體乞亟行禁止有已強刺涅之人釋遣之以釋憂疑詔如有非願之人速行改正

臣僚言逃卒所在有之當祖宗時軍律甚嚴若在戍還家當役避事必有轅門之戮今既宥其罪且許投換不制於什伍之長既立赦限又特展日以寬自首之期臣恐逃亡得計其弊滋甚乞除恩赦外不輕與限使知限之不可爲常稍有畏懼從之

五年手詔訪聞保甲法行既久州縣玩習弛廢保丁開收既不以實保長役使又不得時如修鼓鋪飾粉壁守敗船沿道路給夫役催稅賦之類科率騷擾不一遂使寇盜奇邪無復糾禁譏察良法美意浸成虛文可令尙書省於諸路提刑或提舉各路委選一員令專一督責

逐縣令佐將繫籍人丁開收取實選擇保正長各更替如法鈐束遞相覺察毋得舍無賴作過之人遇有盜賊晝時追捕若有過致藏匿者許人告首仍具條揭示欽宗靖康元年詔諸路州軍二稅課利先行椿辦軍兵合支每月糧斛春冬衣賜數方許別行支散官吏請給等禁軍月糧並免坐倉

自藝祖兵制內則三司外則漕臺歲賦禁軍錢糧之賜取足經常廩給皆有定數或因屯戍之勞調發之費則謂之特支或戰士有功將吏有勞隨事犒勞則謂之軍賞皆無定數若夫諸軍闕額未卽招填則拘

其俸廩別作椿備上供入內府隸樞密院自祖宗以來如此而特盛於熙寧間其後詔內外馬步軍自今更不封椿而次年復依舊法封椿大率諸軍司告乏則暫從其請或稍優足則封椿如舊久之事益譎宰路專權則闕額歸朝廷樞筦勢重則闕額復還密院其來久矣崇寧大觀時皆爲朝廷取用政和間鄭居中爲樞密復爭去然密院又自用未始入內帑也內帑則更無考察兵政財用日益消敝患在不能守祖宗規模而已

詔守令募州縣鄉村土豪爲隊長各自募其親識鄰里

以行及五十人以上先與進義副尉三百人以上與承信郎募文武官習武勇者爲統領行日所發州軍授以器甲人給糧半月地里遠者所至州縣接續批支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司言路路召募敢勇効用每名先給錢三千赴本司試驗給據訖支散銀絹激賞若監司知通令佐并應有官人能召到敢勇効用事藝高強及二百人以上者乞與轉一官每加二百人依此或監司郡守州縣官以下應緣軍期事件稍有稽緩並依軍法從之

又詔聞希賞之人抑勒強募自今並取情願敢有違戾

當議重罰毋得將不堪出戰及已係軍籍者一例充募
又詔募武舉及第有材武方略或戰功曾經戰陣及經
邊任大小使臣不以罪犯已發未敘及武學有方略智
謀及曾充弓馬所子弟及諸色有膽勇敢戰之人並許
赴親征行營司方兵盛時年五十以上皆汰爲民及銷
併之久軍額廢闕則六十以上復收爲兵矣

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闕額則收
其廩給以爲民兵教閱之費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
寧大觀以來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至於受逃亡收配
隸猶恐不足政和之後久廢蒐補軍士死亡之餘老

病者徒費金穀少健者又多冗占階級旣壞紀律遂
亡童貫握兵勢傾內外凡遇陣敗恥於人言第言逃
竄河北將兵十無二三往往多是住招故爲闕額以
其封樁爲上供之用陝右諸路兵亦無幾种師道將
兵入援止得萬五千而已靖康之初召募益急多市
井亡賴及操瓢行乞之人固嘗申抑招之令明減尅
之罰重末作之禁嚴竄亡之罪至於畫一之詔哀矜
痛切亦已無及爲童蔡者烏得不任其咎哉

六月河北制置使劉韜奏近制置种師中領軍到榆次
失利兵馬潰散師中不知存在奉聖旨師中下應統制

將佐使臣等並與放罪臣契勘用兵失主將統制將佐並合行軍法軍法行則人以主將爲重緩急必須護救若不行軍法緩急之際爭先逃遁主將如路人略不顧恤近年以來高永年陷歿一行將佐及中軍將提轄等並不曾行軍法繼而劉法陷歿今又种師中死軍夫兩軍相遇勢力不加血戰而敗士卒痛有傷折或失主將亦無可言者榆次之戰頃刻而潰統制將佐使臣走出者十已八九中傷者十無一二獨師中不出或謂師中撫御少恩紀律不嚴然師中忠義許國受命卽行遇敵奮不顧身古之忠臣未見其比師中初聞右軍接戰已

却卽自遣發軍馬傳呼應援時召諸將已無在者至賊兵犯營師中猶未肯上馬使師中有偷生之心聞初敗卽行亦必得出使諸將憂失主帥受軍法亦必戮力相救或能破敵今一軍纔却諸將便不顧主帥相繼而遁意謂全軍潰散必難以盡行軍法諸將初出猶有懼色旣聞放罪遂皆釋然朝廷以太原之圍未解未欲窮治今師旅方興深恐無所懲艾遇敵必不用命欲乞特降指揮應种師中下一行統制將佐並先次施行依已得指揮令依舊軍前自効如能用命立功卽與免罪今後非立戰功雖該恩赦不得敘復仍乞降詔優異褒贈師

中以為忠義死事之勸詔種師中下統制將佐並各付
降五官仍令劉鞫開具職位姓名申尚書省餘依奏
十月樞密院奏召募有材武勇銳及膽勇人并射獵生
戶從之

時京城四壁共十萬人黃旗滿市應募者悉庸丐寒
乞之人全無鬪志何棗用王健募奇兵操瓢行乞羸
劣之人皆躍然應募倉卒未就紀律奇兵亂毆王健
殺使臣數十人內前大擾王宗漉斬渠魁數人乃定
及出戰為鐵騎所衝望風奔潰殲焉是時守禦司寄
姓名得官者甚多如術人柳彥輔姓謝姓丁人皆冒

故舊小人布衣補官不問能否與官告數十道使之
妄用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三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五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六

兵制

高宗開元帥府於南京初募兵近萬人王旅寡弱至招潰卒收羣盜以補之既卽位始置御營司以大臣主之四年以御營司并歸樞密院

詳見禁旅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御前諸軍者本高宗所收諸將部曲也祖宗以來內外諸軍惟廂禁二色而已禁軍皆隸三衙而更戍於外廂軍者所在有之以

守臣節制若禁軍在邊上則文臣爲經畧使者統之武臣但爲總管熙寧間內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神宗將有事於四夷乃置百三十將其法甚備崇觀後朝廷取其闕額之數以上供故闕而不補者幾半軍興以來所存無幾上在元帥府始招潰卒羣盜以爲五軍後又得王淵楊惟忠等河北之兵建炎元年五月以爲御營五軍然猶未大盛也三年四月又更置御前五軍劉光世所領西兵則謂之巡衛軍在五軍之外是歲又改爲神武五軍紹興元年十二月又改爲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

軍韓世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併楊沂中中軍入殿前司而吳玠軍如故七年八月光世軍叛降僞齊於是川陝軍更以右護軍爲號十一年四月三宣撫司罷乃改其部曲稱某州駐劄御前諸軍十八年川陝軍亦如之其軍皆不隸三衛由是御前軍又在禁軍之外矣御前軍者帥臣不可得而節制得自達於朝廷令禁兵俱廝役大抵如昔之廂軍將官雖存亦無職事但爲武臣差遣而已愚謂不若併軍於廂籍而改御前軍爲禁軍所在以帥臣節制之而都統制之官爲之副

貳庶幾兵民權出於一而緩急可以責成則合祖
宗制兵之意矣

建炎之後諸大將之兵浸增遂各以精銳雄視海內而
因時制變隨處立營遷易靡定駐劄未有常所有如劉
光世軍或在鎮江池州太平韓世忠軍或屯江陰岳飛
一軍或戍宜興蔣山惟王彥八字軍隨張俊入蜀而吳
玠之兵多屯鳳州大散關和尚原大畧可考矣當是時
合內外大軍十九萬四千餘而川陝不與及楊沂中將
中軍專總宿衛於是江東劉光世淮東韓世忠湖北岳
飛湖南王瓌四軍通十二萬一千六百時亦未有常屯

紹興五年王瓌罷以兵五千隸韓世忠王彥以八字軍
赴行在七年之秋劉光世將酈瓊叛以七萬人北降劉
豫別將王德以八千人歸張俊由是三衙之外惟張韓
岳三軍爲盛自三大將之外八年五月呂師古留兵三
千屯太平州而劉錡留兵屯鎮江焉至若四川之兵曲
端死吳玠併將其兵王庶劉子羽有興元又招集流散
立成都伍子羽罷玠又併將其兵故玠之兵十萬玠死
胡世將爲宣撫命吳玠以二萬守興州楊政以二萬守
興元郭浩以八千人守金州而玠之中部三萬人分屯
仙人關內外璘併將之是以四川之兵獨偏重於興州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言金人爲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乘之尊而俛然未知稅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而御之未得其術也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身爲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輿臺廝養皆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虜甚於夷狄陛下不得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張俊明州僅能少抗柰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

行者張俊使之也臣痛念自去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故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爲逃遁之計洎杜充力戰於前世忠王瓌卒不爲用光世亦晏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裒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而不知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瓌使之也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以負國家罪惡如此而俊自明引兵至溫道

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遛秀州放軍四掠至
執縛縣宰以取錢糧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
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在難而不恤
也瓌自信入閩所過邀索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
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臣觀今日諸將用古法皆當
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於前而瓌
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
貶降使以功贖過臣愚以爲虜退之後正大明賞罰
再立紀綱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軍
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
擅移屯以護駕爲名者自主將以下悉論如法仍使
於偏裨中擇人才之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
有功加以爵秩陰爲諸將之代此今日所最急者惟
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

起居郎胡寅上疏言趙充國西漢名將曹操三國英
雄其用兵無不屯田積粟而今日之兵開口待哺此
何理也自古臨敵有用命者有不用命者故藝祖皇
帝嘗出入行間以劔斫士卒皮笠記其退縮者事定
而誅之若其摧堅陷陣則賞不旋踵是謂有賞有刑
旌別勇怯而今之賞功全陣轉授未聞有以不用命

被戮者此何理也自古行賞其將帥勲閥尤異者則遷其官秩或封以國邑若其士卒則犒賜而已或以金帛予之而已今自長行以上皆以真官賞之人挾券歷請厚俸至於以官名隊此何理也自古利權盡歸公上予奪操縱惟君所命如李牧之軍市租如藝祖命邊將回易之類則衣糧器械賞設之費皆出其中今煮海權酤之人遇軍之所至則奄而有之鬪鬪什一之利半爲軍人所取至於衣糧則曰仰於大農器械則必取之武庫賞設則盡出於縣官此何理也自古制兵有事則付之將帥無事則歸之天子光武

中興可謂馬上取之之時矣猶且不假將帥以久權鄧禹取三輔總數十萬衆一旦無功奪之如探囊中物今總兵者以兵爲家若不復肯捨者曹操曰欲孤釋兵則不可也無乃類此乎自建炎以來易置宰執凡四十餘人矣謀慮不臧政事不善雖台衡之重股肱之親一言而去之何獨將帥而不可進退以均勞佚之任拔沉滯之材乎此又臣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有實數戰鬪則有敗北平居則有死亡緩急則有散逸此不能免也今諸軍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未嘗落死損逃亡之數豈皆不死乎抑隨死隨補乎

逃而不以告敗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補而不以告
不可也以補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妻子不可也不然
軍籍何自而無缺乎此又臣之所未曉也自古制兵
必去冗食存精銳分爲等級如所謂百金之士千金
之士則戰之所恃以必勝者其餘充聲勢備輜重而
已則所以食之役之者不敢與銳卒班焉雖其等如
是然無非軍旅之用也今諸軍則無所不有矣避賦
役免門戶者往焉納賄賂求官爵者往焉有過咎不
得仕者往焉犯刑憲畏逮逋者往焉違科舉失士業
者往焉則又有鄉黨故舊之人百工手藝之人方技
術數之人音樂俳戲之人彼所以輻輳雲萃者非有
勢以庇之乎非有利以聚之乎不然人生各有業何
必軍之從此又臣之所未曉也

按建炎中興之後兵弱敵強動輒敗北以致王業
偏安者將驕卒惰軍政不肅所致汪彥章胡致堂
二疏切中時弊故備錄之

建炎四年詔神武右軍統制張俊言牙軍軍兵多係招
集烏合之衆欲將上等改刺勝捷次等刺振華振武庶
幾軍政歸一易於訓練詔依其後以河北人充河北振
武其餘人刺陝西振華

紹興元年金人留承楚浙西大帥劉光世守鎮江欲携
貳之乃以金銀銅爲三色錢其文曰招納信寶獲虜人
則燕餞而遺之未幾踵至得數千衆皆給良馬利器用
之如華人因創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二年左僕射
呂頤浩請舉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天時人事今皆可
爲何者昨自淮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虜分三道
入寇江浙兵皆散而爲盜自陛下專意軍政稍汰其冗
修飭器械今張俊軍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槍弓箭皆
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瓌軍一萬三千
雖不如俊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弱頗衆然

選之可得其半又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呂師古皆不
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忠軍亦二萬臣
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况今有兵十六七
萬何憚不爲且向者羣盜四擾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
定又自虜之南牧莫敢撓其鋒者近歲張俊獲捷於四
明韓世忠振於鎮江陳思恭擊於長橋而張榮又大捷
於淮甸良由虜貪殘太甚天意殆將悔禍又虜以中原
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體三尺童子知其不可立
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可信然虜騎連年
不至淮甸必有牽制天意蓋可見矣今韓世忠已到行

在臣願睿斷早起命世忠張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
令世忠由宿泗劉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
三百隻今范溫閻臯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東萊此數
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饋運大兵旣集豫必北走所
得諸郡就擇土豪爲守虜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
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况今之戰兵其精銳者
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爲深惜
者也及聞桑仲進兵乃議大出師身自將軍北向且言
近聞虜僞合兵以窺川陝若於未來舉兵必可牽制陝
西之急萬一王師逐豫則彼必震恐令韓世忠自京入

關此亦一奇也

按頤浩之言美矣然帝信其說而頒督師之命纔
至常州而部將叛之竟稱疾不進略不能北向發
一矢復還相位功業無聞焉以所言當時軍旅事
情稍備故錄之

四年樞密院上言提舉御前軍器所申本所萬全雜役
以五百人爲額自戶部裁減月給盡皆逃遁若依戶部
所申月米五斗五升每日不及二升麥四斗八升每斗
折錢二百日支食錢一百委是贍養不足詔戶部裁定
於月糧一石七斗添作一石九斗 五月詔神武義軍

統制王瓌下揀閱到第三等軍兵一千六百六十人撥填諸州廂禁軍

軍防令諸軍招揀等杖天武第一軍五尺有八寸捧日天武第二軍神衛五尺七寸三分龍衛五尺七寸拱聖神勇勝捷驍捷龍猛清朔五尺六寸五分驍騎雲騎驍勝宣武殿前司虎翼水軍五尺六寸武騎寧朔步司軍虎翼等五尺五寸廣捷威勝廣德克勝等五尺四寸五分克戎萬捷雲捷橫塞等五尺四寸亳州雄勝飛騎威遠等五尺三寸五分濟州雄勝騎射橋道等五尺三寸揀中廣効武和武肅忠靖三路廂

軍五尺二寸

七年樞密院言勘會累降指揮諸軍不得互相招收及拖拽別軍官兵訪聞昨來諸軍內有因事走投別軍之人竊慮互相識認別致紛爭理宜措置詔諸軍應今日以前收到別軍官兵特免根究自後更不許招誘拘截十一年四月給事中范同以諸將握兵難制獻策於秦檜且以柘臯之捷言於上召張俊韓世忠岳飛入覲論功行賞皆除樞密副使張俊首納所部兵乃分命三大帥副校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罷宣撫司遇有出師取旨兵皆隸樞密院依舊駐劄而

四川大將兵亦分屯就糧曰興成堦鳳文龍利閬金洋
綿房西和州太安軍興元隆慶潼川府凡十四郡焉故
今鎮江大軍則韓世忠之舊部建康大軍則張俊之舊
部鄂州大軍則岳飛之舊部紹興末年荆南江州池州
又皆新創兵籍荆南所屯則劉錡所招効用益以鄂州
之兵江池之軍則三衙疲弱之卒屯戍者江州一軍大
抵皆茶寇也而興元府興州金州三都統兵則本曲端
吳玠呂師古之徒關西之舊部考乾道之末建康都統
司兵約五萬人池州都統司兵一萬二千人鎮江府都
統司兵四萬九千人荆南都統司兵二萬人興元都統

司兵一萬七千人金州都統司兵一萬一千人其後分
屯列戍增損不常揀練團併分合不一其下有統制統
領正將副將準備將之目

十三年詔殿前司等處統領將官本請受外別無供給
職田之類贍養不足差官管運侵攘軍政可與逐月支
破供給統制副統制月一百五十貫統領官以至準備
將各支給有差庶可贍足其家責以後效若諸軍仍前
擅差軍兵回易典販依私役禁軍法所販物貨計贓坐
罪州縣知而不舉與犯人同罪

二十九年樞密院言勘會內外諸軍招人多收技藝工

匠販賣之徒致人材短小形質怯懦敗壞軍政可自今並依等杖招刺壯健堪披帶人如違重寘典憲從之

孝宗隆興二年殿前司言諸軍法兵級年及六十將校年六十五減充剩圓支破請受內有戰功亦止半給近年以來僥求全支又有年及不行減落支費浩瀚不免橫取於民乞今所屬遵依舊法逐營置籍鄉貫年甲招刺年月悉書於籍一留本營一留戶部一留總領以備開落使用詔依

乾道元年詔三衙及江上諸軍今後陞差須候年限及日方許申請

遷補之制凡諸軍校歲日有久近功效有優劣或聯比其名而加遷擢名曰排連其有戰功或大禮郊恩以次遷補則曰轉員惟老病過失者不在遷補之限軍防令諸軍轉補將校者指揮使闕以副指揮使充副指揮使闕以都頭充都頭闕以副都頭充副都頭闕以軍分十將諸禁軍將轉補滿三年者十人闕三人七人至五人闕二人三人闕一人雖未滿三年者八人闕五人七人闕四人五人闕三人三人闕二人者並行轉補諸禁軍將校軍頭十將應轉補者當職官體量依揀禁軍法無病却乃試弓弩內槍刀標牌

手各粗習爲應法入得轉補卽有病悴或年六十上或轉補後犯贓枉法踰濫情重以上雖該恩並隔下其差出者勾抽體量在別州者隨所在州體量訖報住營處諸就糧軍闕將校應轉補者逐處各於見管一等軍分通理所闕人數遞遷如不足申總管或安撫鈐轄縣鎮先於本州州於本路比州及以次州一等軍分內選經轉補及二年者填闕又不足逐司報本處隨轉補文字且奏諸禁軍轉補排連將校節級正管者各依職次指揮却相壓差管及差同管與下名將校節級一等職名者各以補授先後爲次諸禁

軍已經轉補排連而有以前功賞武藝應轉資者先於舊職上轉補後於已轉資上轉補排連如無闕卽於應排轉名次下額外補諸軍以過犯應隔轉補排連未經隔而有戰功及傷中者免隔諸廂軍應補員僚備錄所降朝旨給牒補節級者給帖諸禁軍轉補排連限一季內奏廂軍十日諸馬軍龍猛步軍龍騎歸遠壯勇將校兵級雖犯徒到營不曾犯盜聽補轉排連諸都作院將校所管工匠三百人以上闕及三人餘遇有闕日轉補及三年依名次遞遷

容齊洪氏隨筆曰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以歲

月功次而遞進者謂之排連大禮後次年殿庭較
藝乘輿臨軒曰推棊子其歲滿當去者隨其本資
高者以正任團練使刺史補外州總管鈐轄小者
得州郡監當留者於軍職內陞補謂之轉員唯推
棊之曰以疾不趑赴者爲害甚重紹興三十二年
四月予以右史午對時將有使事與上介張才甫
同飯於皇城司有一老兵幘頭執黑杖子拜辭皇
城幹辦官劉知閤泣涕哽噎劉亦爲惻然予問其
故兵以杖相示滿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營屯事
件云身是天武第一軍都指揮使曾立戰功積官

至遙郡團練使今年滿當出職若御前呈試了便
得正任使名而爲近郡總管不幸小疾遂遭揀汰
只可降移外藩將校在身官位一切除落方伏事
州都監聽管營部轄三十七年勤勞一旦如掃薄
命不偶至於如是坐者同歎息憐之案崇寧四年
有詔諸班直嘗備宿衛病告滿尚可療者殿前指
揮使補外牢城指揮使蓋舊法也

開禧元年興元都統秦世輔言本司諸軍闕額頗多紹
興之末管二萬九千餘人乾道三年以二萬七千人爲
額今管二萬五千四百餘人所差發出戍官占實一萬

一百四十三人點閱所部堪披帶者僅六百二十七人
欲乞許本司酌紹興末年元額招刺補填從之

葉適應詔兵總論二曰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
而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晷刻而藩鎮之禍當時
以爲大諱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
於兵將之所爲惟兵之聽而遂以劫制朝廷故國
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歷正元
之間節度使固已爲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
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羣卒爲之推戴一
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爲其憂

在於藩鎮豈不疎哉太祖旣收節度權柄故汰兵
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
太祖統紀制御之力非恃兵以爲固者也羣臣不
考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
患而反以爲太祖之所以正國者其要在兵都於
大梁無形勢之險而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
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爲固
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
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况太
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爲固也決矣召

募之日廣供饋之日增蓋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歷謀國日誤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自以爲得計爲之治文書聚財賦盡用衰世衰刻之術取於民以陷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

民皆爲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爲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本末並弱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二法皆弊各具實亡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挺化爲盜賊幹離不始挾兵才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

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師不守則勤王之人寇掠
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
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
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
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
昔日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用投於四總領之
巨壑而州郡又以廂禁兵自困侵削民力至於空
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卒
可慮統制統領總管路鈐路分鈐轄將兵之官充
滿天下坐糜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

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
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
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則得
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
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
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又論四屯駐大兵曰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爲今日
之深患乎使知其爲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
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
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

不通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威信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雄豪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所賦功勲惟其所奏將版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取無策呂祉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

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爲深患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於屈辱爲安而直以今之所措置者爲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

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刻兵食內臣
貴倖因之而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况
不戰旣久老成消耗新補惰偷堪戰之兵十無四
五氣勢慙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債負家小日增
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
財以養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
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
以地言之則北爲重以財言之則南爲多運吾之
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
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

卒襲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爲庸將腐闖賣鬻富貴
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托乎陛下誠奮然欲
大有爲於天下攄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
覆載者之深讎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
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鬪
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
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
甚易也

又論廂禁軍弓手土兵曰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
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

兵備戰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
中州三千人小州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
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
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
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
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
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起辦酒稅
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而州郡以
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罪
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

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爲其有事而戰不爲
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
可今養之於無事竭州郡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
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爲至弱之
國乃其勢之宜然耳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
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
夫立法定制於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爲安強以
耗國爲仁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爲用材以人心
益陋所守益卑者爲遠識以不可舉動爲休國以
養兵不戰爲消姦雄之心遂至於忘讎恥棄諸華

廢天命禮壞樂失積衆弊而莫革者宿衛屯駐之
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
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內患行其所難而不實爲其
所易者何哉

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故民附則兵多而勃然以
興民叛則兵寡而忽焉以亡自三代以來皆然矣
秦漢始有募兵然猶與民兵參用也唐之中世始
盡廢民兵而爲募兵夫兵旣盡出於召募於是兵
與民始爲二矣兵與民爲二於是兵之多寡不關
於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關於民之叛服募兵之

數日多養兵之費日浩而敗亡之形反基於此唐
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
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
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
泚僭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也
宦官則以內兵而劫制人主方鎮則以外兵而擅
廣土地及朱溫舉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
之鼎祚移於內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
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土宇裂於外
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則國擅於將將擅於兵卒

伍所推則爲人主而國興焉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爲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暨一再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構逆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真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爲大盜攻陷城邑荼毒生靈行都數百里外率爲寇賊之淵藪而所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

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以輔佐中興論功行賞視前代衛霍裴郭曾無少異然究其勲庸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遇女真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已講和之下策以成宴安江左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於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之衆不戰自潰於是賣降効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驅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旣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噫兵猶手足也國猶身也手足強壯則身存手

足枯槁則身廢兵多則國存兵少則國亡未有以
兵多而亡者今唐兵雖多強悍而不爲用猶病狂
易之人奮拳舉爪自陷其膚自屠其腸以至於殞
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猶病痲癘之人恣
其芻豢以養擁腫之四肢脛如腰指如股而病與
之俱增以至於殞身也然則所以覆其國者乃兵
也所以斃其身者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爲兵其
法不過因其戶田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
任之民固不容於倖免而亦不可以濫入司馬法
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蓋言戶盡爲兵則君子小

人賢與不肖俱出其間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擇
其願應募者而所謂願應募者非游手無藉之徒
則負罪亡命之輩耳良民不爲兵也故世之詈人
者曰黥卒曰老兵蓋言其賤而可羞然則募兵所
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捍國而皆得不
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幸也紀綱尚立威令尚
行則猶能驅之以親其上死其長否則潰敗四出
反爲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可勝慨哉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五十四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七

禁衛兵

周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

舍之衆寡

時四時比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王府內宰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

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也

爲之版以待

官府次舍之版圖及夕擊

柝而比之

莫行夜以比直宿者其有懈怠離部署

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

如之

故謂災禍令宿謂衛王宮也

辨內外而時禁

分別內外人禁稽其非時出入

其功緒糾其德行

功吏職也

譏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五 兵七

淫怠與其奇衰之民民宮中吏之家人也淫放會其什

伍而教之道藝五人為伍二伍為月終則會其稍食歲

終則會其行事行事吏職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版名籍也以版

為之若今鄉戶籍謂之戶版謂王宮之士掌其政令行

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秩祿秩也叙才等也作授八次

八舍之職事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徵候便也鄭元謂次其宿衛所

在舍其休沐之處若邦有大事作宮眾則令之謂王宮之士庶

子於邦之大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

掌其誅賞虎賁氏虎士八百人士徒選有掌先後王而

趨以卒伍王出將虎賁士居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

守王閑舍王出所止宿王在國則守王宮為周國有大

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

則從士大夫虎士從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

於四方不通逢兵寇若泥水奉書徵師役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

持輪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

而趨服而趨夾王車趨也會同賓客王亦喪記則衰葛

執戈盾葛葛經武軍旅則介而趨介被

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隸四

服兵器之屬掌帥四翟之役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

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遮衛也疏服其邦之服若東方

南方衣皮帛執刀劍西北方衣壇裘執弓矢

蠻隸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

禁

罪隸 夷隸 貉隸其守王宮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

之事

林氏曰周廬千列設戟百重入守虎關出陪豹尾

此古人設衛所以強榦弱枝防未然而滅不軌也

昔成周宿衛之制居則宮正宮伯之衛行則虎賁

氏之衛僕從之衛掌於太僕守隸之衛掌於司隸

其制蓋不一矣宮正有宮之徒役宮伯有公卿大

夫之士庶子以為環列腹心之任居衛之制然也

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

朝則在路門之右行衛之制然也太僕掌奉輿馬

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太僕王視朝則荷正位而退入亦如之王

出入則左馭而前驅太僕而下有小臣祭僕隸僕御僕皆屬焉又司云太僕大有太僕從者在路門

左之司隸掌率夷隸執兵器服兵服以衛王之門外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僕從守隸之衛制然也由是

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

衛爲重兵之衛非王出亦不行四翟之衛則環衛諸門僕從之徒則整飾騶從此宿衛之別詳矣然虎賁綴衣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執劉鉞而上戈刃者皆用冠冕之士大夫顧命四人綦弁階凡一人冕執居虎門而詔王媿者乃率四夷之劉立於東堂賤隸師氏掌以媿詔王使其屬率四夷之隸糾其德行稽其功緒勸以善也掌其糾禁嚴其誅賞防以過也由是言之腹心之衛固擇有道有德之賢而宿衛之兵亦皆使賢士大夫爲之其任嚴矣而聖人防微杜漸之意又不止是蓋人君處內庭之時多處外庭之時

少親侍臣之意玩親大臣之意嚴今宮正宮伯之兵衛郎衛固爲太宰之屬而虎賁之虎士掌於司馬司隸之伍隸掌於司寇皆聽命於太宰內外相維而賢否無混淆之患事權不分而政令無下移之漸此周制之所以盡善也

漢制南軍在京城門內衛尉主之北軍在宮城門外中尉主之詳見兵制門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

後元年復爲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
衛三丞又諸屯衛候司馬十二官皆附焉
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
多至千人

徐氏官考曰謹按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
役則召以縣師而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
八百人至六軍之徒一軍百人大司馬之屬徒三
百有二十人又在虎賁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賁之
祿比下士足以代耕蓋庶人在官者也漢期門千
人而秩比郎亦古虎賁之遺意歟

後漢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書郎吏直執戟宿
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五
官侍郎五官郎中凡郎官皆主吏直執戟宿衛諸殿門
戶出充車騎左右僕射主虎賁郎習射左右陞長主直
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郎虎賁中郎將羽林中郎將羽
林郎無員掌宿衛侍從掌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
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

林氏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
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
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候則皆兵

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衛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

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表中尉屬官左右京

輔都尉尉丞有兵卒按黃霸為京兆尹坐發騎士詣北軍調馬不適士貶秩則京輔兵卒番上北軍

矣如八校胡騎越騎則是募兵而衛八校尉皆武帝初置中壘

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

漢人南北軍之制也朱虛入衛卒平諸呂方朔執

戟坐折董偃袁盎以中郎却慎夫人之坐日禪入

侍縛莽何羅之逆事並見本傳王國侯國拘不得入漢制

王國侯國不得入宿衛龔勝為楚王常侍後三舉孝廉不得宿衛同族犯法限不

得與漢制同族犯法不得宿衛蕭望之以甲科為郎後坐弟犯法不得宿衛雖以龔

勝蕭望之之賢寧從退免則宿衛所任之人固無

愧於周耳然始以南北軍皆隸三公而太尉周勃

得入北軍以成安劉之功可也自武帝踈遠外庭

之後衛尉之職領於將軍王莽以大將軍兼衛尉城門之兵

領於司馬成帝世陽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紅陽侯王音皆以大司馬特進領城門軍

往往以中朝任之而大臣皆無預焉大司馬之任

又非向時大尉之比豈知禁嚴之地大臣皆不預

聞則凡可以轉移人主之心志惑亂人主之視聽

無所不至異日之變可見耳至東漢以來又舉五

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

文屬

後漢官志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羽林虎賁中郎將羽林監以職屬光祿大夫大中大夫中散大夫諫議大夫議郎

於其間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

後志自五官至羽林凡七署唯議郎與光祿大夫同不在直中餘同後志

執戟之列則凡為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

三省盡為諸黃門之廬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與

政事竇武說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

布列專為貪暴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領統禁

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奈何與士人共對事乎

則知士人不為郎中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

入守宦官之廬即此可見

何進傳

推原其故皆光武

不任三公多置黃門

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後官少府屬多置黃門

其

流禍至是也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

初起兵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為千騎

睿宗時增至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後有

左右神策軍

並詳見兵制門

左右監門衛掌諸禁衛門籍之法左右千牛衛掌衛及

供御兵仗親衛一府勳衛二府翊衛二府凡有五府每

府中郎將一人左右中郎將各一人凡府中郎將掌領

校尉旅師親衛之屬宿衛者而總其府事左右郎將二
焉番上者以名簿上於大將軍而配以職

武德貞觀世重資蔭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二品曾孫
三品孫四品子職事官五品子若孫勳官三品以上
有封及國公子補勳衛及率府親衛四品孫五品及
上柱國子補翊衛及率府勳衛勳官二品及縣男以
上子若孫補諸衛及率府翊衛王府執仗親事執乘
親事每月番上者數千人宿衛內廡及城門給廩食
執扇三衛三百人擇少壯肩膊齊儀容整美者本衛
印臂送殿中省肄習仗下每番三衛一人爲太僕寺

引輅其後入官路艱三衛非權勢子弟輒退番柱國
子有白首不得進者流外雖鄙不數年給祿廩故三
衛益賤人罕趨之

左右衛上將軍各一人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掌
宮禁宿衛凡五府及外府皆總制焉凡五府三衛及折
衝府驍騎番上受其名簿而配以職

左右衛左右驍騎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左右
金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衛凡十六 左右千牛衛掌
侍從及僕御器仗以千牛備身左右執弓箭宿衛以主
仗守戎器 折衝都尉掌領屬備宿衛師役則總戎具

資點習以三百人爲團一校尉領之

十六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衛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凡五府外府之番上者十二衛受其名簿而配以職除監門千牛凡左右四衛不領故但十二衛五府謂親勳翊三衛外府折衝府也五府惟左右衛兼領之餘但翊衛二府而已

林氏曰唐制有八衛各分左右自左右以至千牛皆典扈從是故宮禁宿衛是統是司內廂儀仗是臨是職者左右衛也皇城四面宮城內外諸門置

兵分助其役者驍騎也正衙朝會釐鎧旅卒兩廂列仗唱警應蹕者武衛也正殿之前隊立於階長樂永安隊列於廡者威衛也皇城之四面宮苑之城門則職於領軍京城烽堠之宜南衙番上之數則職於金吾禁衛名籍器仗出入則職於監門僕御兵仗宿衛弓箭則職於千牛此唐人十六衛之制也張延師之謹畏至三十年未嘗有過

唐職林張延師

爲左衛大將軍性謹畏典羽林三十年未嘗有過

阿史那忠之清謹至四

十八年無有纖隙

忠性清謹爲右驍騎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時人比之

金日磾麗玉久典宿衛習知制度

玉久宿衛習知朝廷制度高祖顧諸

將多不閑儀檢故授王領軍武
衛一大將軍使衆觀以為法
段志元衛章武門

夜不示詔葬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志元

拒日軍門不夜開使者示以手詔志元則宿衛所

任之人亦無愧於周然始以大臣兼領宿衛使文

皇有甘寢之安可也元微之行子季友右羽林將

庚之勞逸皆將軍之力也是以李大亮上直禁中

而文皇甘寢則心腹爪牙之任不細矣時李大亮

以冬官兼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天寶之後

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屬祿山吐蕃之變

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

之其勢益橫兵至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為

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

為觀軍容使監其軍祿山反時伯玉以磨環門軍

赴難即神策軍也其後吐蕃入寇朝恩又以神策

軍屯苑自是復益分為左右廂大歷四年請自是

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閏皆隸神策

南衙日輕北衙日重矣夫所謂禁軍者蓋太宗舉

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還歸而願留宿衛者

三萬人給以渭北腴田號曰元從禁軍本為兵立

制非為制置兵見唐兵志詳其後左右羽林龍武

神武及神策神威而總名北衙者豈太宗初制哉

唐兵志載詳且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

制以衛尉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已有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五百五

兵七

十一

羽林衛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

南北軍其知之矣白集王元輔授左羽林衛將軍制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南

北軍而左右羽林尤稱親重而其元從禁軍亦猶官制員外之

置初非禁衛正兵也今以禁軍為北衙衛兵為南

衙以備漢制豈不過歟北衙既橫之後外庭諸臣

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蕭復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

望太重是曹政可委宮掖事高元裕言之而不及

用本傳敬宗視朝不時決事禁中宦寺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

權過宰相帝雖悟而不能惜夫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

專歸宦者其為患至是也噫漢不以中朝屬外朝

而使閹宦宿直卒成何進之亂見進本傳唐不以北衙

隸南衙亦使宦官典兵反致王叔文之亂見唐兵志其

視周人以禁衛屬冢宰之意又何止天淵哉

梁太祖始置侍衛馬步軍

開平元年改左右長直為左右龍虎軍左右內衛為左

右羽林軍左右監銳夾馬突將為左右神武軍左右親

隨軍將馬軍為左右龍驤軍其年九月置左右天興左

右廣勝軍仍以親王為軍使

二年十月置左右神捷軍十二月改左右天武為左右

龍虎軍左右龍虎為左右天武軍左右天威為左右羽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五百七

兵七

林軍左右羽林爲左右天威軍左右英武爲左右神武
軍左右神武爲左右英武軍

前朝置龍虎等六軍謂之
衛士至是以天威天武英
武等六軍易其軍
號而無勳舊焉

後唐長興三年三月勅衛軍神威雄威及魏府廣捷以
下指揮宜改爲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爲
一軍每一軍置都指揮使一人兼分爲左右廂應順元
年三月改左右羽林四十指揮爲嚴衛左右軍龍武神
武四十指揮爲捧聖左右軍清泰元年六月改捧聖馬
軍爲彰聖左右軍嚴衛步軍爲寧衛左右軍
晉天福六年改拱宸威和內直軍並爲興順至八月改

奉德兩軍爲護聖左右軍周廣德元年四月改侍衛馬
軍曰龍捷左右軍步軍曰虎捷左右軍

顯德元年詔汰簡諸軍取武藝超絕者爲殿前諸班
門制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練
其驍勇者爲上軍老弱者爲刺員又詔諸州長吏選所
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詳見兵制門禁軍殿前侍衛司
分領之殿前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七步兵之額二十六
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御前忠
佐軍頭司領步騎之額四皇城司領步兵之額二左右

駙驥院領騎兵之額二廂軍亦內屬侍衛司見郡國門
 仁宗天聖至寶元間增募禁軍陝西蕃落廣銳河北雲
 翼京畿廣捷虎翼効忠陝西河東清邊弩手京西江淮
 荆湖歸遠總百餘營

康定初趙元昊反西邊用師詔募神捷兵既而易名萬
 勝為二十營所募多雜市井之人選便不足以備戰守
 是時禁兵多戍陝西陝西並邊土兵雖不及等然驍勇
 善戰而以京師所遣戍為東兵東兵雖魁碩大卒不能
 辛苦而摧鋒陷陣非其所長又北兵戍川陝嶺嶠荆湖
 間多不便習水土故建議者欲益募土兵為就糧於是

增置陝西蕃落保捷定功河北雲翼有馬勁勇陝西河
 北振武河北京東武衛陝西京西壯勇延州青澗登州
 澄海弩手京畿近郡亦增募龍騎廣勇廣捷虎翼步鬪
 步武復升河北招收無敵聽予馬陝西制勝并州充戎
 騎射麟州飛騎府州威遠秦州建威慶州有馬安塞保
 州威邊安肅軍忠銳嵐府州建安登州平海皆為禁兵
 蓋用外馬步凡增數百營

揀選之制有自廂軍升禁軍禁軍升上軍上軍升班
 直升上軍及班直者皆臨軒親閱自非才勇絕羣不
 以應召募餘皆自下選補仁宗嘗詔樞密院次禁軍

選補之法凡入上四軍者捧日天武弓以九斗龍衛神衛弓以七斗天武弩以二石七斗神衛弩以二石三斗爲中格恩冀員僚直驍捷軍士選中四軍則不復閱試自餘招揀中選者並引對凡員僚直闕人則以選中上軍及龍衛等樣弓射七斗合格者充仍許如龍衛例選補班直凡選禁軍自奉錢三百以上弓射一石五斗弩蹠三石五斗等樣及龍衛者並親閱以隸龍衛神衛凡騎御馬直闕小底則閱拱聖驍騎少壯善射者充凡弓手內殿直以下選補殿前指揮使射一石五斗御龍弓箭直選補御龍直御龍骨朶

子直東西班帶甲殿侍選補長入祇候御龍諸直將虞候選補十將射皆一石四斗東西班散直選補內殿直捧日員僚直天武神衛龍衛親從選補諸班直御龍骨朶子直弓箭直將虞候選補十將御龍諸直長行選補將虞候射皆一石三斗員僚龍御騎御馬直小底選補散直射皆一石二斗

神宗初揀罷禁軍之不如法者入并廢諸軍營

詳見兵制門

熙寧之籍天下禁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之籍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二人

徽宗宣和五年尚書省言昨臣僚言古制六軍所以備

王之爪牙而羽林又禁衛之總名也今臣僚使令兵卒所居營分曰六軍而復有左右衛林之名稱謂失當詔令措置今欲將揀中六軍并六軍指揮並改爲廣効內揀中六軍作第一指揮左龍武第二左羽林第三左神武第四右龍武第五右羽林第六右神武第七從之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始置御營司

以黃潛善汪伯彥兼使副國初以來殿前侍御馬步司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自高祿得用軍政遂弛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

楊惟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是始置御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令因其所部爲五軍以淵爲使司都總制世忠俊傅等並爲統制又命光世提舉使同一行事務潛善伯彥別置親兵各干人優其廩賜議者非之

四年三省言本府分兩府而兵權盡付樞密院今又置御營司是政出於三也乃詔御營司併歸樞密院紹興四年詔改御前五軍爲神武御營五軍爲神武副軍並隸樞密院旣而左僕射趙鼎言神武乃北齊舊號且督

府軍馬今撥隸三衙乃廢神武中軍隸殿前司以楊沂中主管殿司公事又以都督府兵分隸之於是殿司之兵柄始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朝舊制殿前侍衛馬步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宣和間僅存三萬而已京城之破多死於敵建炎元年秋騎帥郭仲荀自東京部禁旅至南京已而還爲副留守三年秋仲荀以虜過京城糧儲告竭遂率餘兵赴行在其冬上將航海避狄而衛士張寶等不欲行因呂元直入朝率衆圍之出語不遜上怒誅十七人於明州市除行門外盡廢其班

明年春上至台州兵衛寡弱惟中軍統制官辛永宗有衆數千而呂元直之親軍將姚端衆獨盛上皆優遇四月上還會稽乃選中軍五百人入直殿巖悉烏合之衆時趙元鎮初秉政因爲上言祖宗於兵政最爲留意今諸將各總衆兵不隸三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髣髴舊制亦掃蕩不存是因咽而廢食也上悟尋復舊制然衛兵不滿三千識者病其單弱數以爲言紹興二年秋詔三衙措置已而上謂輔臣曰一衛士所給可贍三四兵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遂命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五年冬廢神

武中軍隸殿前司以沂中主管殿前司公事十二月庚子

又以都督府兵分隸三衙是月庚戌七年夏復合馬司餘

軍及八字軍為六軍十二將命劉信叔主之四月丙申解

承宣潛典步軍如故自是三衙始復矣

神武中軍舊止三部自楊存中職殿巖始增為五軍

又置護聖踏白選鋒神奕神勇馬步凡十二軍時江

海盜作因分制諸軍控制之如泉之左翼贛之右翼

循之推鋒明之水軍皆隸殿司總七萬人由是殿司

兵籍為天下冠

初御營五軍之外又置御前三軍尋又改為神武五

軍紹興元年又改為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軍韓世

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楊沂中中軍

以隸殿前司而吳玠軍如故七年光世軍叛降偽齊

於是川陝軍更以右護軍為號十一年三宣撫罷乃

改稱某州駐劄御前諸軍十八年川陝諸軍亦如之

其軍皆不隸三衙由是御前軍又在禁軍之外矣

二十四年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劄子乞遵依祖宗法

在京所管捧日天武拱聖驍騎勝寧朔神騎神勇宣武

虎翼廣勇諸指揮禁軍內捧日天武依條陞揀扈衛諸

班直拱聖神勇以下陞揀捧日天武除逃亡事故外有

乾隆十二年校刊

兵七

一千九百人差使日增人數日虧欲乞於今年分定月分內招一千人請給例物並依先招人體例詔依二十七年十二月樞密院言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劄子準旨三衙所招軍兵効用權行住招自紹興二十六年見闕四千四十六人及三十七年揀汰三千四十四人見闕二千一百四十人并已揀汰五百四十人共闕六千七百二十六人若不招填兵數日有虧損緣近來游手人陳乞情願投軍稍多望令本司自來年正月一日爲始依舊招募情願投軍少壯百姓刺充効用勝捷吐渾雄威填額使換依例支破請給所招係填名闕卽不會

添請給照依今三衙依分定月分招填

孝宗隆興三年主管步軍司公事郭振言本司在京日所管軍額計三萬九千五百人今來行在見管止一千二百一十九人緣諸處非乏差使應副不行乞招一千七百八十人通作三千人爲額刺充神衛虎翼飛山床子弩雄武等指揮其請給例物等依則例行詔特依乾道四年樞密院言殿前司步軍司內有官人子弟多願投充効用其間不及等杖二三寸却有膂力强壯之人詔今後令逐司遇有闕額除及等杖外若低一二寸令射八斗力弓低三寸令射九斗力弓委承旨司審驗

強壯卽行指試

六年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李顯忠言本司諸軍兵將官有關自來遴選衆所推服之人不以次序申乞陞差近年以來須自訓練官差充准備將及二年陞副將副將及二年陞正將正將及三年陞統領再及三年陞統制官切恐無以激勸士氣乞今後兵將官有關不以年限許令本司銓量人材膽勇過人能服衆者保明申朝廷取旨差填從之

時處禁旅廷補本末見軍制門

七年虞允文乞移馬司於建康以爲出師之漸乃以李顯忠爲都指揮使統馬軍屯焉元額三萬人

乾道初殿步馬司兵馬權以七萬二千人爲額二年降旨馬司以三萬人步司以二萬七千人

慶元二年殿前都指揮使郭杲言南渡以來捧日天武已下權以三千人爲額今諸班直見管一千七百五十九人并新揀中人共二千二百五十二人請立爲定額詔依

大抵此一軍乃高宗所收諸將之部曲其殿前司則辛永宗諸軍部曲而益以他軍也馬軍司則合王彥部曲而益以解潛劉錡田盛之兵步軍司則本王彥所部之兵其軍校之制有殿前司都指揮使副都指

揮使都虞候各一人諸班有都虞候都虞候指揮使
 都知副都知押班御龍諸班有四直都虞候本直各
 有都虞候指揮使都頭十將將虞候馬步軍有捧日
 四廂都指揮使管舊城裏左廂煙火及殿前司馬軍天武四廂都指揮
 使管舊城裏右廂煙火及殿前司馬軍捧日天武左右廂各有都指揮
 使每軍有都指揮使都虞候每指揮有指揮使副指
 揮使每都有軍使步軍四都頭副兵馬使副軍四副都頭十將虞
 候承局押官其下有統制官領官同統領正將副將同副將准備將同准備將之分推之侍衛司廂禁軍皆如之中興制自殿前左右班御龍直骨朶直內
 殿直弓箭直弩直散員散指揮散都頭散祇候金槍

銀槍班茶酒新班西一班殿侍東五班散直班二十
 四班為上軍

乾隆十二年校刊

欽定四庫全書 兵七

六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五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五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八

郡國兵 鄉兵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詳見兵制門

秦始皇并天下列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

漢列郡王國侯國三者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

武職甲卒其在王國者則以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

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長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

後可發

齊王欲發兵誅諸呂魏勃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
驗也

武帝建元三年東甌告急上曰吾新卽位不欲出虎
符召兵郡國乃遣嚴助以節發會稽兵會稽守欲距
法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指意遂發兵浮海救東
甌

七國敗弓高侯詰膠西王卬曰未有詔虎符擅發兵
王其自圖之卬遂自殺至公孫戎奴爲上黨太守發
兵不以聞免

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閱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
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
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
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

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

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

詳見兵
制門

晉武帝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
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

太康元年旣平吳詔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

郡五十人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析關中爲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關中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置府六十二河東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南道置府凡十隴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凡六江南道置府凡二劔南道置府凡十嶺南道置府凡三共十道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府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爲中八百

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

高宗武后以來府衛之法寢壞變而爲曠騎曠騎變而方鎮之兵熾矣

詳見兵制門

林氏曰唐之府兵折衝都尉雖遙隸於諸衛軍城守捉實散在於諸道每歲季冬折衝將率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校習戰陣之儀步隊騎隊之有其制擊鉦伐鼓之有其節國無不習之兵然府兵六百三十四所以三百六十有一在關中固爲重本

計而諸道二百有餘分布錯置亦爲防外設唐初
相制之意非不善也夫何更代法廢諸府之籍不
補折衝之將不遷見兵制及范陽之變所過州縣望
風瓦解如入無人之境外兵蓋失於不補耳迨至
諸鎮之兵共起討賊其後安史繼亂中國雲擾肅
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旣滅而
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由是方鎮相
望於內地朝廷不能制而甘爲姑息之政是以京
師有變藩鎮亦驅兵而至朱李之徒相繼犯闕唐
祚遂以瓜裂此亦矯重外兵之失也嗟夫輕則盜

賊以乘隙重則牧鎮以據兵爲國者安可不權其
勢歟

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爲牙軍
厚其給賜以自衛爲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
歲久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
以來皆立於其手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
能制朱全忠之圍鳳翔也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
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
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佐作亂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
延範趣全忠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其將李

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聲言擊滄州討其
納李公佺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全忠遣
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橐中選長直兵千人爲擔夫
帥之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
營牙軍皆不之疑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
礮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牙軍牙軍
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
無遺

宋太祖皇帝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
之闕詳見兵制門

宋制軍有禁軍廂軍二等國初盡選驍勇部送闕下以
補禁衛餘留本城其後開拓土宇申嚴紀律關防要害
皆設屯戍漕輓營繕力役之任悉用士伍自乾德至於
乾興召募增置名額漸廣凡所規畫盡爲節制畿甸之
內蕃服雖大不以加也邊防之地堡障雖小必有備也
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各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內
總於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一軍之額有分隸
數州者或一州之管兼屯數軍其教閱者始號廂禁軍
後皆以爲丁禁軍其給使於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屬
焉 禁軍月俸五百以上者皆日閱習武技其三百以

下有闕習或充役者成川廣者不習其後詔諸道騎兵頗為長吏之所役使失於教習自今止之禁軍殿前侍衛司分領見禁衛門廂軍總諸州騎兵之額四十八步兵之額百八十三又在京諸司之軍額有五分給畜牧繕修之役隸宣徽院州有屯兵者官給錢宴犒將校謂之旬設凡諸州置馬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馬軍有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步軍亦如之馬步軍諸指揮各有指揮使副指揮使開寶中嘗置軍教練使在指揮使上廢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副都頭廂軍頭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置都監監押以領之歲時簡練焉下州

及軍監但有牢城兵則軍校之職隨宜裁置其諸州都監監押止得典司軍旅及捕逐寇賊不許關預州縣政事屯駐禁軍將校凡遙帶郡令以客禮見長吏餘如統攝之儀其駐泊就糧禁軍將校見長吏如屯駐將校之禮

止齋陳氏曰自建隆二年以諸郡本城共百役淳

四年十一月宣應馬遞鋪兵士並於本城諸指揮內輪差候及二年替咸平三年九月宣諸路本城兵士差直馬遞鋪祇應內有搬家者今後並五年一替不搬家者三年一替嘉祐元年九月二十七

日定州都著禮奏在城廂軍逐年抽上黃河執役并修葺倉營城池迎送官員擔擎往來又自官中

不招添以來人數轉少今來一名當著數人色欲

權宜勾抽馬遞鋪閑劇人赴州驅使見得自淳化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三百六十八

六

陝駐泊遇郊賞如係屯駐駐泊及巡檢下卽與同
帶甲例逐人三貫歸營却同不帶例天禧四年十
月二上守把及於都同巡檢下捉賊及諸色役多
往別指揮節級軍員部轄或有違犯未有明文元
是別指揮節級軍員部轄或有違犯未有明文元
豐四年七月福建路閩邱奏巡檢下兵士並是諸
雜攢諸指揮廂禁軍或屯駐客軍不諳本路山川
道路差到年歲間稍能辨認道路人物又却替移
元豐八年八月宣福福建路東南第十將下部軍六
指揮年滿令差使臣往抽衡州威果四百五十九
人鄂州威果四百五十一人辰州雄畧三百六十八
人鄂州懷恩三百五十一人鼎州歸遠二百六十八
廣德軍教閱忠節二百六十二人替不但以逸民
閱歸營見得咸平元豐猶更戍如此

戶也所以勞苦其身違離其妻子使習於南北風
土之異而不得坐食於本營蓋勞之則易使散之
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三司禁旅就糧州郡亦不

得常坐食於京師按祥符編勅淳化四年十二月

欲往軍前屯駐按祥符編勅淳化四年十二月
管加及二三十人便須聞奏乞差使臣管押景德
四年知福州陳象輿奏駐泊許州騎射指揮節級
兵士多缺命抵一家三百二十疋今揀選昌知高
大依與餽養候替換日赴京師送納皇祐三年宣
差在京步軍虎翼第四指使唐興下五百二十
二人宋興下三百二十人至福州提轄司如轄下
州軍缺人防守緩急捉捕盜賊去處便仰量酌差
撥應付以上指揮自列郡各置禁軍於是嚴差出
甚多不可悉載

占破之令慶歷三年十月十四日宣置定毅指揮

十七日宣定毅兵士不得差出及諸般占役五年七月二

役其知州以下不得影占一名嘉祐四年八月宣

置就糧禁軍以威果爲額七年十月九日呂誨奏

諸路提轉宣諭州軍存留兵士不得差出防護借
請諸般虛占雜使人數治平四年五月七日勅主兵而
之官冗占雜使法外重斷仍令提轉覺察申奏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三百八

七

壯城元豐三年四月十二日密院劄子於廂軍內

壯城差壯城兵士大城五十人崇寧五年五月置

壯城作院熙寧元年置各置指揮由是在軍禁旅

無就糧者熙寧五年宣諸路教閱廂軍備員使喚不得奏差禁軍在城防

托而廂軍亦升為禁軍不復成役矣養兵之費徧

天下虜人犯闕無或能發一矢者以不守藝祖舊

章也

開寶八年發渭州平源藩源二縣民治城壕因立為保

毅軍弓箭手分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以親屬

代蓋因周廣順之制周廣順中點秦州稅戶充保毅軍止齋陳氏曰此所謂義軍也藝祖有志於民兵矣

咸平五年始置營升為禁軍其後寢有點差之令

而前朝名臣多言不便咸平五年五月命使臣分

延等州於保安保毅義軍內與逐處官吏選取有

力者二萬人各本州置營升為禁軍號曰振武指

揮既而帝曰邊防缺兵朝廷須為制置蓋不得已

也毫汝穎間點集強壯五七萬人始降宣命只今在

本城防守及至奏聞都數即便押赴京師見侍御

史知雜事田錫奏康定元年差吳遵路等於河東

點差強壯共一十四萬三千餘人多而不精頗防

奪農事見河東轉運使文彥博奏慶歷元年宣差

朝臣往陝西河東京東西路點集強壯弓手願充

軍人分配宣毅保捷指揮謹列不便事件如左見

知諫院張方平奏治平元年十一月差提點刑獄

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萬為充勇如

果若此大為非便自寶元慶歷之間因趙元昊叛

遂於三路人戶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充鄉弓

手及強壯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三百七

兵八

指揮云云
凡六奏

韓琦爲相嘗身歷西事留意兵政刺陝西義勇知諫院司馬光至六疏爭之不聽已而新法行熙寧六年十月遂罷強壯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內騷然要之皆以刺配爲軍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復以臣愚見條約弓箭社如龐籍蘇軾則人情不擾而邊備修矣此今日所當講也

仁宗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上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者三十餘萬臣旣憫其濱死又防其爲盜遂募伉健者以爲廂兵旣而選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兵俸廩而得禁軍之用可

使効死戰鬪而無驕橫難制之患此當世大利也詔以騎兵爲教閱騎射威邊步兵爲教閱壯武威勇分置青萊淄徐沂密淮揚七州軍征役同禁軍初弼請刺教閱字帝不許止加於軍額嘉祐四年復詔西路於鄆濮齊兗單州置步兵指揮六如東路法於是東南州軍多置教閱廂軍皆以威勇忠果壯武爲號訓練肆如禁軍免其他役

英宗治平初遣使分募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民爲本城兵遇就糧禁軍闕卽選補又陝西州軍悉置壯城如河北以備繕完城壘之役蓋景祐中本城四十三萬八千

逮治平三年乃五十萬矣總諸州本城教閱騎軍之額四步軍之額六不教閱騎軍之額三十有五步軍之額一百九十有五

河北河東神銳忠勇強壯 仁宗時神銳忠勇廢已久而忠順保毅僅有存者康定初詔河北河東添籍強壯河北凡二十九萬三千河東十四萬四千皆以時訓練自夏人逆命王師屢劬正兵不足乃籍陝西之民三丁選一以爲鄉弓手未幾刺充保捷軍爲指揮一百八十五分戍邊州及西師罷多揀放爲民慶歷二年籍河北強壯得二十九萬五千揀十之七爲義勇盡抄民丁增

廣其數河東亦揀刺如河北法其後議者論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遺其大用只以爲城守之備誠能令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分領以時閱習寇至卽兩路義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受敵則是河北三十餘所當伏銳兵羣胡何恃不恐朝廷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昔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旣無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諸

軍此則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陣誠非通論也但當無事時便分義勇爲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搖動衆心恐非寓兵之術也姑令所在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戰敵不可哉至於部分布列量敵應機遣用之地繫於臨時便宜亦難預圖况河北河東皆邊胡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歲教閱以新舊籍并闕數聞熙寧七年轉運判官黃好謙言河東強壯前已寢廢其募於河北者舊

給唐泊河游之田力不足以耕重苦番教應募者寡請罷強壯以田募民耕毋過兩頃蠲其賦以爲保甲從之

陝西保毅

周廣順置開寶八年因之

詳見前

咸平初秦

州極邊上置千人分番戍守月給米冬賜衣五年點陝西近邊丁壯充保毅凡得萬六千人給資糧與正兵分戍邊郡慶歷初悉刺爲保捷軍唯秦州增置及三千人環慶保安亦各置籍時諸州總六千五百十八人爲指揮三十一皇祐五年涇原都總管程勘上言陝西保毅近歲止給役州縣無復責以武技自點刺爲保捷軍而家猶不免保毅之籍或折賣田產而所售之家以分數

助役今秦州僅三千人久廢農業請罷遣詔自今敢私役者計傭坐之其後詔買保毅田承名額者悉揀刺以爲義勇熙寧四年詔廢其軍

河北忠順 自太宗朝以瀛鄭雄霸州乾寧順安保定軍家戶置凡三千人自陶河至泥姑海口九百里爲二十六寨一百二十六鋪沿界河分番巡徼隸緣邊戰棹巡寨司自十月悉上人給糧二升至二月輪半營農慶歷七年夏竦建議與正兵參戍其後以多補亡者權放棄業農俟歲豐如故自後不復補

河北陝西強人 咸平四年募河北民詣契丹道路勇

銳可爲間伺者充強人置都頭指揮使無事散處田野遇虜入寇追集給器甲口糧食錢遣出塞偷斫賊壘能斬首級奪馬者如賞格擄獲財畜皆畀之慶歷二年環州亦募涅手背自備戎械并馬置押官甲頭隊長戶四等以下免役上番防守月給俸廩三年涇原路被邊城寨悉置環慶二州復有寨戶天禧慶歷間募置番戍爲巡徼斥堠日給糧人賦田八十畝能自備馬者益賦田四十畝遇防秋官給器甲下番隨軍訓練爲指揮六寨河北河東強壯 自五代時瀛霸諸州已有之咸平三年詔河北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

籍三八丁以上籍四爲強壯五百人爲指揮置指揮使百人爲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四人所在置籍擇善騎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者蠲其戶役五年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爲柵官給鎧甲景德元年遣使分詣河北河東集強壯借庫兵給糧訓練非緣邊卽分番迭教遇虜人寇悉集守城寇退放營農至康定初州縣不復閱習多亡其籍乃詔二路選補增廣爲伍保迭糾游手不業農及作姦者二十五人爲團置押官四團爲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爲指揮置指揮使各以階級伏事年二十係籍六十免取家人或他戶代之歲正

月縣以籍上州州以籍奏兵部按舉不如法者慶歷二年悉揀以爲義勇不預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而強壯自此寢廢矣

河東陝西弓箭手 周廣順初鎮州諸縣十戶取材勇者一人爲之餘九戶資以器甲芻糧建隆二年詔釋之凡一千四百餘人景德二年鎮戎軍曹瑋言有邊民應募爲弓弩手者請給以間田蠲其徭賦有警可參正兵爲前鋒而官無資糧戎械之費詔人給田二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疋設堡戍列部伍補軍置巡檢以統之其後鄜延環慶涇原并河東州軍亦各募置

慶歷中諸路總三萬二千四百七十四人爲指揮一百九十二至和二年韓琦奏昔潘美患契丹數入寇遂驅旁邊耕民內徙苟免一時失備之咎其後契丹講和因循不復許人復業遂名禁地歲久爲戎人侵耕漸失疆界今代州寧化軍有禁地萬頃請如草城川募弓箭手可得四千餘人詔如其請條視山坡川原地均給人二頃其租秋輸川地畝五升均原地畝三升毋折變科徭仍指揮卽擇山險爲社以居止備征防毋得擅役先是麟府豐州亦以閑田募置人給屋貸口糧二石而德順軍靜邊寨壕外弓箭手尤爲勁勇夏人利其地數來爭

朝廷爲築堡戍守至治平末河東七州軍弓箭手總七千五百人陝西十州軍并寨戶總四萬六千三百人熙寧二年兵部上河東七郡舊籍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陝西十郡并寨戶舊籍四萬六千三百唯秦鳳有寨戶三年秦鳳路經畧使李師中言前年築熟羊等堡募蕃部獻地置弓箭手迄今三年所募非良民初未嘗團結訓練竭力田事今當置屯列堡爲戰守計置屯之法百人爲屯授田於旁寨置將校領農事休卽教武技其牛具農器旗鼓之屬並官予置堡之法諸屯併力自近及遠築爲堡以備寇至寇退則悉出掩擊從之五年趙高爲

鄜延括地萬五千九百頃募漢番弓箭手四千九百人
帝嘉尚能省募兵之費有詔褒賞六年詔熙河路以公
田募弓箭手其旁塞民強勇願自占田出租賦聯保伍
或義勇願應募或民戶願受番部地者聽中書條例司
乞五路弓箭手寨戶除防托巡警及緩急邊事許差發
外若修城諸役卽申經畧司如敢擅差及科配和僱並
論違制罪從之八年環慶路經畧使范純仁言舊陝西
勅弓箭手百姓不許典買租賃蕃部田土臣今體訪環
慶諸州城寨熟戶昨因災傷多以田土典賣與番部竊
恐旣賣盡田土則無顧戀之心詔依舊勅元豐四年涇

原路經畧司言本路弓箭手闕地九千七百頃渭州隴
山一帶川原陂地四千餘頃可募弓箭手二千餘人或
不願應募乞收其地入官從之六年鄜延經畧司言弓
箭手於近裏縣置田兩處立戶及四丁以上乞取一丁
爲保甲一丁爲弓箭手有二丁至三丁卽且令充弓箭
手詔保甲願充弓箭手者聽其見役弓箭手與當丁役
毋得退就保甲陝西河東亦如之八年殿前副都指揮
使劉昌祚奏根括隴山地凡一萬九百九十頃招置弓
箭手人馬凡五千二百六十二人騎賜敕書獎諭紹聖
元年樞密院言熙河等路經畧司奏本路弓箭手以戰

功補官者遣歸所屬差使仍以其地令親屬承刺如無
召人承之崇寧元年樞密院勘會陝西五路并河東自
紹聖開拓以來疆土至廣遠者數百里近者不減百里
罷兵以來未曾措置田多膏腴雖累降詔置弓箭手類
多貧乏或至逃亡州縣鎮寨汚吏豪民冒占沃壤利不
及於平民且並緣舊疆侵占新土今遣官分往逐路提
舉措置應緣新疆土田分定腴瘠招置弓箭手推行新
降條法舊弓箭手如願出佃新疆亦仰相度施行詔湯
景仁河東路董采秦鳳路陶節夫環慶路安師文鄜延
路並提舉弓箭手大觀二年詔罷提舉弓箭手四年詔

復置提舉弓箭手以武臣爲之以前所置文臣皆養安
不能親詣極邊衝冒寒暑經理番地故也三年提舉河
東路弓箭手司奏本司體訪得沿邊州軍逐處招置弓
箭手多將人戶舊用工開耕之地指射剗奪其舊佃人
遂致失業且所出租僅比佃戶五分之一於公私俱不
便今欲乞應係官莊屯田已有人租佃及五年者並不
在招置弓箭手請射之限其河東路察訪司初不以邊
防民兵爲重姑息佃戶致有此弊欲乞應熙寧八年以
前人戶租佃官田並先取問佃人如願投刺弓箭手每
出一丁許依條給見佃田二頃五十畝充人馬地若不

願充弓箭手及出外尚有請占不盡地土卽拘收入官從之提舉熙河蘭湟路弓箭手何灌申漢人買田尙多比緣打量其人亦不自安首陳已及一千餘頃若招弓箭手卽可得五百人若納稅租依條每畝三斗五升草二束一歲之間亦可以得米三萬五千石草二十萬束今相度欲乞將漢人買置到蕃部土田願爲弓箭手者兩頃已上刺一名四頃已上刺兩名如願者依條立定租稅輸納其巧爲影占者重爲禁止從之七年三月詔熙河鄯湟自開拓已來疆土雖廣而地利悉歸屬羌官兵吏祿仰給縣官不可爲後計仰本路帥臣相度以錢

糧茶綵或以羌人所嗜之物與之貿易田土田土旣多卽招置弓箭手入耕出戰以固邊圉靖康元年臣僚上言陝西恃弓箭手爲國藩籬舊隸帥府比年始置提舉司其提舉官務多取數目以爲功將舊人已給田分擘招刺新人貪賞欺蔽遂至選練不精法制浸壞乞罷提舉司復隸帥司其已分擘弓箭手田土依舊改正撥還招到新人依條別給地庶得均濟從之

河北河東陝西義勇 慶歷三年選河北河東強壯并抄民丁涅手背爲之戶三等以上置弩一當稅錢二十三等以下官給各營於其州歲教練給俸廩犯罪斷比

廂軍下番比強壯治平元年詔陝西民除商號二州餘
悉義勇凡主戶家三丁選一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
以五百人爲指揮置將領詳見兵制門又詔秦隴儀渭涇原
邠寧環慶鄜延十二州義勇遇召集防守日給米二升
給醬菜錢三百蓋慶歷初河北路總十八萬九千二百
三十一人河東路總七萬七千七十九人陝西路治平
初總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熙寧元年樞密使呂
公弼請以河北義勇每指揮揀人材少壯事藝精強者
百人爲上等手背添刺上等二字從之帝言義勇可使
分爲四番出戍呂公弼曰須先省得募兵乃可議此王

安石曰計每歲募兵所死亡之數乃以義勇補之可也
陳升之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兩府共議或以爲令一
月一番或以爲一季一番且令近戍文彥博等又言難
使遠戍安石辯之甚力兵部上陝西河南河東義勇數
陝西路二十六郡舊籍十五萬三千四百益以環慶延
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總十五萬六千八百爲指揮
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舊籍十八萬九千二百今
籍十八萬六千四百爲指揮四百三十而河東二十郡
自慶歷後總七萬七千爲指揮一百五十九凡三路義
勇之兵總四十二萬三千五百人三年涇原經畧使蔡

挺言欲以涇渭儀原四州義勇分五番三千人防秋以
八月十五日上十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上三月罷周
而復始詔從之行於諸路判延州郭達言陝西起發義
勇赴緣邊戰守今後並令自齎一月糗糧折本戶稅賦
若不能自備則就所發州軍預請一月口食從之知永
興軍司馬光極言分義勇四番於沿邊屯守以爲挑敵
勞人虛費糧餉於是永興一路獨得免六年詔永興軍
河中府陝解同華鄜延丹坊邠寧環耀十五州軍各依
元刺義勇外商號保安軍並止團成保甲八年諸路義
勇總二十四萬七千五百人元豐四年蒲宗孟言乞開
封府五路義勇並改爲保甲自此以次行於諸路義勇
寢銷皆聯爲保甲云

陝西護塞 慶歷元年募土人熟山川道路曉蕃情善
騎射者涅臂充二百人爲指揮自備戎械就鄉閭習武
技季一集州閱教無事放營農月給鹽茗有警召集防
守卽廩給之毋出本路

麟州義軍 與弓箭手畧同而不給田康定元年詔麟
州府募歸業人增補俾耕本戶故地免其租稅

荆湖義軍土丁弩手 不見朔置之始北路辰澧二州
南路全邵道永四州皆置蓋溪峒諸蠻種類滋熾保據

巖嶮或叛或服控制陬落須其土人故置是軍皆選自
戶籍蠲免徭賦番戍寨柵大率安其土風則罕撓瘴毒
知其區落則可制狡獪其校長則有都指揮使副都指
揮使指揮使副指揮使都頭副都頭軍頭頭首採斫招
安頭首十將節級皆叙功遷補使相綜領施之西南實
代王師有禦侮之備而無饋餉之勞其後荆南歸峽鼎
郴衡桂陽亦置慶歷二年北路總萬九千四百人南路
總五千一百五十八人番戍諸寨或以歲或以季或以
月上番人給口糧有功遷補自都副使指揮使歲給錦
袍月給食錢指揮使副指揮使給紫大綾綿袍都頭以

上率有廩給熙寧初籍其數凡一萬五千人六年諸路
行保甲司農寺請令全邵二州土丁弩手共爲保甲立
保正保長以統之元祐七年湖南路鈐轄謝麟請以邵
陽武岡新化等縣中等以下戶選充土丁弩手與免科
役七年一替排補將級不拘替放年分作兩番邊寨防
拓不得募人如有私役依私役禁軍敕論從之政和七
年募湖北辰沅澧州土丁爲刀弩手授以閑山散居邊
境教以武藝其隸於籍者至九千餘人靖康初全軍調
發前往河東援太原陷於虜存者僅千五百人建炎二
年罷之紹興六年命招募以三千五百人爲額淳熙三

年敕募人教閱犒賜如禁軍例然刀弩手舊田諸郡已收爲省計有司雖募人爲之往往無田可給但虛立姓名以應命又土人多憚點集甚患苦之李燾張棻力言其不便棻請用見數委提刑躬行點檢候有田設官始令招足元額燾復言如此則提舉刀弩一司又當復置而欲冒賞者必至橫沒民田爲害滋大不若以見點數爲準專委守臣寬以歲月令招及從之湖南鄉社舊制領以鄉豪有彈壓緝捕等名大者統數百家小者亦二三百家由潭連道英韶郴桂皆置淳熙七年言者奏鄉社之擾請罷之帥臣辛棄疾言鄉社皆處深山窮谷中

忠實狡詐色色有之不可盡罷欲擇其首領使大者不過五十家小者減半屬之縣尉從之

夔州路義軍土丁壯丁 州縣籍稅戶充或自溪峒歸投分隸邊寨習山川道路遇蠻入寇遣使襲討官軍但據嶮策應之其校長之名隨州縣補置月給衣糧犒賜有差有功者以次遷熙寧初詔除防托巡警外敢擅差役及科配和僱並科違制之罪

施黔思三州義軍土丁 總六千三百六十五人隸都巡檢司施州諸寨有義軍指揮使把截將寨并土丁總一千二百八十一人壯丁六百六十九人又有兩路巡

防殿侍兼義軍都指揮使指揮使都頭十將押番寨將
黔州諸寨有義軍正副指揮使兵馬使都頭寨將把截
將并壯丁總千六百二十五人思州洪杜彭水縣有義
軍指揮使巡檢將寨糧理旁頭把截部轄壯丁總千四
百二十二人

渝州懷化軍溱州江津巴縣巡邊將 皆州縣調補其
戶下率有子弟客丁遇有寇警一切責辦主戶治平元
年詔懷化軍溱州巡邊把截將歲支料鹽襖子須三年
其地內無寇警乃支三年一比如有失縱或致獠寇五
次卽罷給有勞者增之仍使分地戍守

涪州義軍 舊無之嘉祐中始補賓化縣夷人爲義軍
正都頭副把截將小節級其請給節制大率如渝溱

廣南西路土丁 嘉祐七年籍稅戶應常役外五丁點

一爲之凡得三萬九千八百人分隊伍行陣習槍鏢牌
州縣以時按閱紹興八年廣西經略胡舜陟言數十年
來武備弛廢土丁老弱混雜嘗乞只就鄉村教習更不
分番入州縣已得朝旨於諸縣逐鄉置教場自十一月
起教至次年正月罷教輪差縣官檢點今以一路人數
計之土丁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人保丁七萬六千一
百五十九人若帥臣不變易更一二年必爲精兵詔依

乾道二年詔土丁邕宜雅等州籍定姓名年甲年五十則汰別選戶丁替

保丁則每戶一名土丁皆父兄弟皆在其數後以州縣因教閱之時拘留

重役下令禁止

廣南東路槍手 嘉祐六年廣惠梅潮循五州以戶籍

置三等以上免身役四等以下免戶役歲以十月集縣教閱治平元年詔有闕卽招補招補不足選本鄉有武技者充熙寧元年詔廣州槍手十之三教弓弩手是歲會六郡槍手爲指揮四十一總一萬四千七百有奇六年詔戶四等以上有丁三者以一爲保甲每百人爲一都五都爲一指揮輪番教閱九年兵部廣東五郡槍手

請籍主戶弟以上丁壯無過舊額一萬四千之數餘以爲保甲奏可

邕州溪峒壯丁 治平二年廣西安撫司集左右兩江

四十五溪峒知州峒將各占隣迭爲救應仍籍壯丁補校長給以旗號峒以三十人爲一甲置節級五甲置都頭十甲置指揮使五十甲置都指揮使總四萬四千五百人以爲定額各置戎械遇有寇警召集之二年一閱察視戎械有老疾并物故名闕選少壯者填三歲一上其籍熙寧中王安石言募兵未可全罷而民兵可漸復至於二廣尤不可緩今中國募禁軍往戍南方多死陞

下誠移軍職所得官十二三鼓舞百姓豪傑使趨爲兵則事甚易成於是蘇軾請訓練二廣峒丁以利祿勸獎使勤於閱習從之十年樞密院請邕欽峒丁委經畧司行下訓練第爲三等軍功武藝出衆爲上蠲其徭役人材趨捷爲中蠲其科配餘爲下邊盜發則酋長相報率族衆以捍寇元豐元年經畧司請集兩江峒丁爲指揮權補將校奏可其後又增置都巡檢使兩員五年詔廣南保甲如戎瀘故事自置裹頭無刃槍竹鏢排木弓刀蒿矢習武技遇捕盜則官給器械六年廣西提點刑獄彭次雲言邕苦瘴癘請量留兵更戍用峒丁以季月番

上給禁軍錢糧詔從之議者謂若以代正兵恐妨農請計戍兵三之一代以峒丁季輪二千起邕州肄習武事制可大觀二年八月詔熙寧團集左右江峒丁十餘萬衆自廣以西賴以防守今又二十萬衆來歸已令依左右江例相度聞奏及所條法入熙河蘭湟秦鳳路勅施行紹興四年廣東宣諭明橐言邕州有左右江峒丁本防交趾比年點差赴桂州防托其峒官及親屬及本戶丁夫未嘗被差科率錢糧擾之無所不至乞行下經略司應峒丁土丁各仰本處防守無得調發詔依

河北弓箭社

河北舊有之熙寧三年知定州滕甫言

中國夷狄之兵常患多寡不敵蓋中國兵有定數至於平民則素不使知戰夷狄之俗人人能戰舉國皆兵此其所以多勝也今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獵射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欲乞下本道逐州縣並令募諸色公人及城郭鄉村百姓有武勇願習弓箭者自爲之社每歲之春長吏就閱試之北人勁悍緩急可用從之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上言欲將河北弓箭社照河東陝西弓箭手例官給田以供車馬事

詳見兵制

門宣和七年臣僚言京東西兩路昨因提刑梁揚祖奏請勸誘民戶充弓箭社原立法之意不過使鄉民自願

入社者閱習武備爲禦賊之具爾柰何邀功生事之人唯以入社之民衆多爲功厚誣朝廷而斂怨於民督責州縣急於星火取五等之籍甲乙而次之家至戶到追胥迫脅悉驅之入社更無免者法始行於西路西路旣已昌受厚賞於是東路憲司前後論列誕謾滋甚近者東路之奏以數計至二十四萬一千七百人又奏武藝優長一十一萬六千餘人且云比之西路僅多一部陛下灼知其不然雖命帥臣與廉訪使者覈實彼安肯以實聞乎今東路憲司官屬與登淄兩州當職官坐增秩者幾二千人而縣令佐不及焉不知出入阡陌間勸誘

者誰歟此其誕謾可知矣審如所奏有被甲執兵之民數十萬按閱有方則山東之寇何至累月淹時未見殄滅哉則其所奏二十四萬與十一萬殆虛有名不足以捍賊明矣大抵因緣追擾民不堪其勞則老弱轉徙道路強壯起爲盜賊此亦致寇之一端也近者仰賴陛下遣將出師授以方畧又命近臣持詔撫諭至於發內庫之藏轉淮甸之粟以賑給之寬免其稅租蕩宥其罪戾丁寧纖悉罔不曲盡方將歸伏田畝以爲遷善遠罪之民詎可以其所甚病擾之邪且私家有兵器在律之禁甚嚴三路保伍之法雖於農隙以講武事然猶事畢則

兵器藏於官府今弓箭社一切兵器民皆自藏於家不幾於借寇也哉望陛下斷自聖心罷京東弓箭社之名所藏兵器悉送之官使民得免非時追呼迫脅之擾以安其生應兩路緣弓箭社推恩者並追奪改正首議之人重賜黜責後來奏請誕謾亦乞特賜施行庶幾羣下悚懼不敢妄進曲說以肆其姦實今日之先務也詔並依奏梁揚祖落職其禁兵器令安撫司並拘入官弓前社人依已降指揮放散建炎元年六月河北京東巡社鄉民結集以禦金賊詔以忠義巡社爲名隸安撫司後樞密院立法募鄉民爲之以忠義強壯爲名每十人爲

一甲設甲長隊長部長社長都正於鄉井便處劄寨以時按試不得非時追擾

川陝土丁 熙寧七年經制瀘州夷事熊本募土丁五千人入夷界捕戮水路大小四十六村蕩平其地二百四十里募民墾耕聯其屬夷以爲保甲政和六年瀘南安撫使孫義叟奏邊民冒法買夷人田依法盡拘入官招置土丁子弟見招到二千四百餘人欲令番上從之福建路槍仗手 元豐元年福建轉運使蹇周輔廖恩爲盜以槍仗手捕殺乃有冒爲槍仗手之人乘賊勢驚擾村落患甚於恩詔犯者刺配仍額定槍仗手人數以

歲閱集依保甲法隸提刑司有保長保正具教閱捕盜食直等令總一萬二百人有奇聽自置兵械寄於官遇捕盜乃給元祐元年御史上官均言槍仗手老弱不閑武技者十七八監司按試多克期呼集旣至往往代名充數冒賞徒有呼集之勞而無校試之實如未欲罷乞重行考覈靖康元年臣僚言天下步兵之精無如福建槍仗手出入輕捷馭得其術一可當十乞選官前去召募從之建炎三年六月詔令福建初募槍仗手五十人專一備東西捕盜每百人差部轄一名有功先次借補進武校尉紹興五年福建帥司乞將福建繫籍槍仗手

並行蠲放從之

江西槍仗手 熙寧七年詔籍虔汀漳三州鄉丁槍手以制置盜賊司言三州壤界嶺外民喜販鹽且爲盜非土人不能制故也元豐二年詔處州槍仗手五百三十六人撫州建昌軍鄉丁開軍槍仗手各千七百七十八人爲定額每歲農隙按閱武藝以備姦盜七年兵部言江西槍仗手以八千三十五人爲額

河東陝西勇敢効用 亦募兵也涇原路經畧使蔡挺言涇原勇敢三百四十四人季一點閱校其騎射能否陞除補有功者以爲隊長募極邊塞博軍子嘗歷戰陣

者補其闕益募熟戶蕃部以爲蕃勇敢凡一千三百八十八人騎一千一百九十四匹詔諸路如挺請施行之六年樞密院言勇敢効用皆以材武應募從軍廩賜旣優戰馬戎械之具皆出公上平時又得以家居以勞効賞者凡四補而至借職校弓箭手減十資淹速相遠甚非朝廷第功均賞之意請自今河東鄜延秦鳳環慶熙河路各以三百涇原路五百爲額第一等步射弓一石一斗馬射弓九斗俸千錢第二等以下遞減一斗俸七百至五百季首閱試於經畧司射親及野戰中者有賞全不中者削其俸次季又不中者罷之戰有功者以八

等定賞一給公據二以爲隊長三守闕軍將四軍將五
殿侍六三班借差七差使八借職其弓箭手有功亦以
八等定賞一押官丞局二將虞將十將三副兵馬使軍
使四副指揮使五都虞候六都指揮使七三班差使八
借職卽以闕排連者次遷如今詔可仍頒之諸路
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西北
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
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隰鄜府其大首
領爲都軍主司帳已上者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又有
以功次補者其官職俸給有差康定二年陝西體量安

撫使王堯臣言涇原路熟戶萬四百七十餘帳帳之首
領各有職名曹瑋帥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平西羌其
後邊備稍懈守將惟務姑息寢成驕黠自元昊反戎軍
及渭州山外皆被侵擾近界熟戶亦遭殺虜蕃族之情
最重酬賽因此釁隙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人募首
領願効用者籍姓名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有謀
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
戶所獲財畜官勿檢覈得首級及傷者給以賞物仍依
本族職名補遷及增俸錢詔如所請慶歷二年知青澗
城种世衡奏募蕃兵五千湟右虎口爲忠勇字隸折馬

山族上封者因請募屬戶給禁廩賜使戍邊悉罷正兵
下其章四路安撫使議環慶路范仲淹上言熟戶戀土
田護老弱牛羊遇賊力鬪可以藩蔽漢戶而不可倚爲
正兵大率蕃情黠詐畏強凌弱常有以制之則服從可
用如去正兵必至驕蹇又今蕃部都虞候至副兵馬使
俸錢止七百至三百悉無衣廩若長行遽得禁軍奉給
則蕃官必生徼望况歲罕見敵何用長與廩給且錢入
熟戶部族資市羊馬青鹽轉入河西亦非策也以臣所
見不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勇猛禦賊爲便議遂格治
平二年詔陝西四路駐泊兵馬鈴轄梁實等各管勾本

路蕃部團結強人壯馬預爲經畫寇至則令老弱各有
保存之所仍諭實等往來族帳受其牒訴伸其屈抑察
其反側者羈縻之勿令猜阻以萌邊釁實等至蕃部召
酋領稱詔犒勞賞以銀帛城寨兵馬計族望大小分隊
伍給旗幟使合繕堡壘人置器甲以備調發仍約不如
令下不集押隊首領以軍法從事 秦鳳路寨十三強
人四萬一千一百九十四壯馬七千九百九十一 鄜
延路軍城堡寨十蕃兵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五官馬二
千三百八十二強人六千五百四十八壯馬八百十
涇原路鎮寨城堡二十一強人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六

壯馬四千五百八十六爲百十甲總五百五隊 環慶
路鎮寨二十八強人三萬一千七百二十三壯馬三千
四百九十五總一千一百八十二隊 治平四年郭達
言秦州青鷄川蕃部願獻地請於川南牟谷口置城堡
寨募弓箭手以通秦州德順二州之援斷賊入寇之路
閏三月收原州九寨番官三百八十一人總二百二十
九族七千七百三十六帳蕃兵萬人馬千匹是歲罷四
路內臣主蕃部者選逐路陞朝使臣諳練蕃情者爲之
熙寧元年議者謂熟羌乃唐設三使所統之黨項也自
遷賊不臣種落叛散分寓南北爲首領者父死子繼兄

死弟襲家無正親則又推其旁屬之强者以爲族首多
或數百雖族首年幼第其本門中婦女之令亦皆信服
故國家因其族以爲法其大首領上自刺史下至殿侍
並補本族巡檢次首領補軍主指揮使下至十將第受
廩給歲久客族帳混淆莫紀康定中嘗遣將偕籍之今
踰三十年主家或以累降失其先職族首名品而客戶
或以功使臣軍班超處主家之上軍興調發有司惟視
職名使號令其部曲而衆心以非主家莫肯爲用請自
今蕃官身歿秩高者子孫如例降等以爲本族巡檢其
旁邊能捍賊者給俸遠邊者如舊制限以歲月其已降

等或三班差使殿侍身歿無等可降者其子孫不降充軍主指揮使者卽以爲殿侍如此則本族蕃官名品常在或其部曲立功當任官者非正親毋得爲本族巡檢止增其俸其軍主至十將祖父有族帳兵騎者子孫卽承其舊限年受廩給極邊及立功者不用此令如此則熟羌之心皆知異日子孫不失舊職世爲我用矣從之五年王韶初納沿邊蕃部自洮河武勝軍以西至蘭州馬御山洮岷巖疊等州凡補蕃官首領九百三十二人首領給殮錢蕃官給俸者四百七十三人月計費錢四百八十餘緡得正兵三萬族帳數千時詔拓熙河地千

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之衆漸推之法變其夷族然韶所募勇敢士九百餘人耕田百頃坊三十餘所部蕃旣得爲漢而其俗又賤土貴貨漢人得以貨與蕃部易田蕃人得貨兩得所欲而田疇墾貨殖通番漢爲一其勢易以調御請如諸路以錢借助收息又捐百餘萬緡養馬於番部且什伍其人獎勸以武藝使其人民富足士馬強盛奮而使之則所向可有功番部初附如洪荒之人唯我所御而已七年韶言討平河州叛蕃闢土甚廣已置弓箭手又以其餘地募番兵弓箭手每寨三指揮或至五指揮每指揮二百五十人人給田百畝以次蕃

官二百畝大蕃官三百畝仍募漢弓箭手爲隊長稍衆則補將校暨蕃官同主部族之事其蕃弓箭手並刺蕃兵字於左耳以防漢兵之盜殺而效首者詔如其請八年五月詔季承之參定蕃兵法十一月詔選陝西蕃兵丁壯戶九丁以上取五六取四五取三三取二二取一並年二十以上涅手背毋過五丁每十人置十將一五十人置副兵馬使一百人置軍使一副兵馬使一二百人置軍使一副兵馬使三三百人置副指揮使一軍使二副兵馬使三四百人加軍使一副兵馬使一五百人又加指揮使一副兵馬使一過五百人每百人加軍使

一副兵馬使一卽一族三十人以上亦置副兵馬使一不及二十人止置十將月受俸仍增給錢指揮使二千五百至十將有差熙河等路制置使李憲言漢蕃兵騎雜爲一軍語言不通居處飲食悉不便利昔李靖以蕃落自爲一法請釐蕃漢爲兩軍相參號令軍事從之元祐元年臣僚言舊制諸路蕃官不問官職高卑例在漢官之下所以尊中國制夷狄也行之旣久今忽更制蕃漢官非相統轄者並依官序相壓卽邊上使臣及京職官當蕃官之下者十有八九非人情所堪且夷狄尠驕豈可輒啟宜悉依舊制並列漢臣之下從之

神宗熙寧二年詔諸揀不任禁軍者降充廂軍不任廂

軍者免為民

詳見兵制門

七年分天下兵為九十二將各總其兵

詳見兵制門

樞密院言京城役兵不足歲取於諸路而江淮兵每饑凍道斃相屬略計歲所用外軍七千人調發增給不貲請募東西八作司壯役指揮諸司雜犯罪人情輕者並配隸以次補雜役効役代諸路役兵從之又言諸路廂軍名額猥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其間因事募人團立新額或因工作權酷水陸運送通道山險橋梁郵傳馬牧堤防堰埭若此者事在而名未可廢

及剩員直牢城皆得有犯配隸之人壯城專治城隍不給他役別為一軍而教閱廂軍亦自為額請以諸路不教閱廂軍併為一額餘從省廢其移併如禁軍法奏可遂下諸路轉運司以州大小高下為序始自某州為第一指揮差次至某州凡為若干指揮每指揮毋過五百人

自五代無政凡國之役皆調於民民以勞敝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作工徒營繕民無與焉故天下民力全固至今遵之

元豐四年詔陞南京青鄧鄆曹齊濮州有馬教閱廂軍

及真定北寨勁勇環州下番落未排定指揮並爲禁軍
河北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十有一步軍之額自奉
化而下二十有六並改號曰崇勝凡爲一百一十二指
揮總二萬九千二百七十人

河東路騎軍之額自威邊而下二步軍之額自左衛而
下十有八並改號曰雄猛凡爲五十二指揮總一萬二
千四百一十人

陝西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有六步軍之額自左衛
而下二十有九並改號曰保寧凡爲一百一十一指揮
總二萬五百六十二人

京東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有三步軍之額自左衛
而下十有七並改號曰奉化凡爲五十四指揮總一萬
四千七百五十人

京西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六步軍之額自奉化而
下二十有五並改號曰勁武凡爲四十五指揮總一萬
五千一百五十人

淮南路騎軍之額自威邊而下六步軍之額自左衛而
下二十有七並改號曰寧淮凡爲一百二指揮總四萬
一千二百八十五人

兩浙路步軍之額自捍江而下三並改號曰崇節凡爲

五十一指揮總一萬九千人

江南路騎軍之額揀中騎射一步軍之額自効勇而下五並改號曰効勇凡爲五十三指揮總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人

荆湖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三步軍之額自左衛而下二十並改號曰宣節凡爲四十四指揮總一萬一千三百人

福建路步軍之額自水軍而下三並號曰保節凡爲三十三指揮總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人

廣南路騎軍之額自靜山而下二步軍之額自水軍而下十並改號曰清化凡爲八十二指揮總一萬二千七百人

四川路步軍之額自開遠而下十並改號曰克寧凡爲一百一十一指揮總二萬三千四百人

元符元年九月詔罪人應配五百里以上皆配陝西河東充廂軍

曾布白帝曰此漢徙罪人以實邊之遺法也

政和四年中衛大夫童師敏奏竊見東南州郡例闕廂軍凡有役使並是逐急和僱於理未便欲望指揮諸郡守臣并提刑司措置招填數足庶免逐急僱人之費從

之

高宗紹興二年詔戍兵於本州知通依階級法

言者請令後統兵官經由州縣如屯駐法從之

中興後熙寧所置將兵在東南者纔十三將淮南東路

第一淮西路第二兩浙西路第三浙東路第四江南東

路第五江西路第六荆湖北路第七湖南路第八而全

邵永三州準備廣西應援第九福建路第十廣南東路

第十一廣西路桂州第十二邕州第十三慶元令諸廂

軍隸尚書兵部因事立名者隨事所屬如清務隸戶部壯城作院錢監

隸工部河清橋道廣濟隸水部青石場採造務司竹監隸虞部之類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四川廂軍二萬九百七十二人

禁軍二萬七千九百九十二人土兵一千八百三十

六人已上係官軍義士二萬六百五十二人興元府興洋州大安軍

保勝金忠勝文忠勇軍階成西弓箭手西和良家子

共六千三百九十九人已上係民兵保甲五萬五千一百

七十人關外四州凡民兵優恤之制義志忠勝軍免家業

錢百五十千至二百千止一家雙名則更免五十千忠勇軍則階

州免家業錢馬軍二百三十千步軍一百七十千成州免稅賦馬軍二

項軍二西和鳳州皆免租馬軍六石九斗八升步軍五石三斗六升其更戍

則月給糧人七斗有半惟忠勇軍更戍保勝軍亦免家業自

千至二
十千止
弓箭手則給官田
馬軍二頃半
步軍二頃
此其大較也

大率西蜀大軍廂禁軍民兵保甲總二十三萬三百

六十四人仰給縣官者十四萬餘人而民兵保甲不

仰給者八萬餘人此乾道之籍也淳熙以後土丁亦

有仰給者別出於後
成都禁軍謂之飛山軍驕懦最甚
紹興末王時亨為制帥取會

四川禁軍之籍二萬九千餘人除利夔兩路禁軍分

戍沿邊城寨外東西路一萬九千人內揀到五千五

百七十三人謂之盛強將兵時吳璘兵少遂調四

十人往仙人關守禦三十二年秋也事平復罷

土豪
建炎四年臣僚言朝廷近起鄉兵防江召募土

豪乞責守臣止使各保鄉井詔依仍詔各聽本州縣守

令節制將來防托無虞當議推恩紹興四年十一月密

院言浙西沿江見在土豪民兵無補事功詔存留強壯

餘並放散

八字軍河北土人也
建炎初王彥為河北制置使聚

兵大行山皆涅其面曰誓殺金賊不負趙王故號八字

軍二年上命范瓊往山東擊虜瓊請彥與俱已而彥以

疾留真州瓊并將其兵瓊誅復以兵還彥時彥為御營

都統制既而彥以八字軍隨張浚宣撫川陝六年彥召

為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以所部八字軍萬人赴行在

與馬帥解潛不叶兩軍交鬪中外洶洶詔兩罷之以劉

錡領司馬軍事并王解兩軍屬之十年錡為東京副留

乾隆十二年校刊

守將八字軍以行至順昌會金人兀朮入寇錡大敗其師十一年復還姑孰七月錡罷爲荆南帥其衆復還臨安府今侍衛馬軍皆其子孫也

義兵 紹興十年密院言沿淮制使劉錡申陳蔡兩州團結鄉兵保聚委是忠義今以朱昌臧成充義兵將領團集詔依三十一年淮南官莊秉義郎陳順忠訓郎車定方糾集義兵九百人自備器械不支官俸可以守禦詔各轉官資乾道四年參政陳俊卿言兩淮民兵乞令諸州以戶口多寡三丁取強壯一名籍爲義兵於農隙授之弓弩教之戰陣給以錢糧詔依

夔路義兵 紹興末帥臣李師顏於夔州三縣保甲中選置立七資職次分上下邑軍名團結初議摘禁軍時梁山守臣言夔環萬山民勇過於正軍乃募鄉兵元額三千四百餘人師顏旣去軍無紀律大抵夔路恭涪忠萬四州皆有義軍額或數千而施黔有勇敢及思珍田楊等家丁悉驍勇皆鄉兵云

義士 紹興元年興元府帥王庶以富平兵敗後籍興元諸縣良家子弟兩丁取一與免下戶物力錢二百千每二十人爲一隊號曰義士以縣令爲軍正尉副之守臣提舉不半年有兵數萬教閱有方則令尉改秩張浚

言於朝其後合梁洋大安三郡至萬三千人軍勢遂張
三十一年戰於大散關驅在軍前爲虜人所敗僅存六
千人乾道元年悉罷之除籍放散其衆三年四川宣撫
虞允文言興洋大安軍見管義士二萬六千一百四十
人訓練有功成效乞移皇甫侗於興元軍專一教閱從
之

民兵 建炎三年御營參議官柳約奉聖旨沿江地分
須是民兵每五十人爲一隊有長副以田括了一戶抽
一丁五丁抽二丁官戶不免輕重不等科擾太重乞量
立刑賞委官檢視如有老弱則令舉劾詔依六年詔立

兩淮民兵賞格淳熙十四年九月令湖北京西措置民
兵三丁取一

弓箭手 建炎元年赦應諸路蕃漢弓箭手合該承襲
人因差使出入事故陳乞違限限百日自陳承襲紹興
九年京城副留守郭仲荀乞將京城外閑地依陝西沿
邊例招弓箭手種蒔詔依十年詔據見田招刺不拘舊
額

黎雅州土丁 集沿邊農人火甲戶爲之蓋唐雄邊子
弟之遺法舊無行陣軍伍但以甲頭總之祖宗以來弛
酒禁免征役凡優恤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黎州自乾道

七年邊釁之後始置寨將押隊旗頭之類略寓軍制每歲農隙時官給口食教之武事舊制凡千人淳熙三年祿粹父直閣為守請倍其數又以等級籍其少壯者月給以錢九年春言者乞下黎州別立優卹土丁之目守臣龔總始奏以五十二人為一隊每邊二十隊計千四十人三邊共三千一百二十人置教場四十九所是時三邊土丁之籍實為五千一百二十六人而東南邊防托川防托部吐蕃一千七百八十七西南邊防托部青羌等族一千二百九十一正西邊防托部落一千九百四十八凡上等一千五百九十九人歲費錢二萬八千三百七十有六緡每人月給

一千遇閏年歲總計四萬一千五百七十四緡而戍兵不與議者謂土丁粗有軍律統紀且熟知夷人情偽地形險阻其實可用為鄉導守邊鎮言者乃乞將黎雅二州依利路義士法措置留丞相為制置使遣屬官馮傳之往二州共議各州選二千人上等六百為點集之丁月給錢三千五百次等千四百為居守之丁月給錢千兩郡歲費錢共八萬七千六百緡而教閱之費不與焉時淳熙十年矣嘉定土丁者惟峨眉犍為二縣有焉自熙豐以來峨眉八寨千四百八十人犍為五寨之籍二百七十五官既無以給之而又多為寨官所剋剝紹興十三年有言於都鈐轄

司者謂宜教試而優恤之時方諱兵迄不能用也威茂州亦有土丁各州二百威州之丁月給米三斗驍捷可用夷人亦畏之茂州之丁半市人無月給半有爲夷人傭耕者蓋二郡皆斗入夷腹中無省地茂州每合教則土丁悉從夷人假衣甲器械以爲用事已復歸殊爲文具

把截將 紹興二十七年夔路安撫使奏南平軍夷透漏入恭州舊以土丁爲把截詔帥臣相度請以清溪寨主戶逐名家業錢多少均定合置土丁二百名內選材勇爲把截將依例支破請受從之

保勝 紹興六年密院言金均房三州保甲後稱保勝三州安撫柴武措置結爲隊伍分成五軍詔依 二十九年開蓬州安撫王彥申保勝三千屢立戰功錢糧不足乞依正軍破支口券從之

勇敢 紹興二年知池州葉煥申招土人充守禦勇敢乞依禁軍請給以二千入爲額從之

山水寨 紹興四年承楚泰三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擊賊詔免十年租稅三十一年中丞汪澈乞存恤淮南山水寨鄉豪各收其用隆興元年臣僚言乞行下都督府專委兩淮守臣各括責山水寨首領姓名保明來上

量補官資專一哀集鄉兵俾之團結明立賞格一有緩急入城守禦荆襄邊郡亦乞行下制置司依此施行詔江淮都督府湖北京西制置司措置二年十二月十日德音赦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揚成西和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應州縣山水寨首領自備錢糧糾集把隘或戰鬪立功仰逐州軍守臣保明申省取旨推恩乾道五年九月辛酉兩淮徐子寅言得旨將本路諸州山水寨民兵應三丁以上選壯丁赴州教一月從之淳熙初子寅上其數弓一萬六千九百八十人弩手凡一千四百二十五明年秋提舉張宗允與子寅分

路提督宗允奏每郡以土豪見任官一員統轄月增給人三十千自十月下旬始州帥司教二月淮東五郡用錢十六萬米三萬石淮西倣此惟光黃濠楚安豐盱眙七郡但就本州教閱犒設錢減半

萬弩手 紹興元年沅州奏熙寧末始荆營田鼎澧辰

沅靖置弓弩四千人靖康調發不存乞以閑田募民承佃招弓弩手二千人從之八年詔淮東西湖北京西沿江民兵萬弩手農隙教閱有武藝超越人材智勇可以服衆者本司拍試其名申省以憑覆試推恩淳熙二年淮南運判張士元言廬舒和蘄州無爲軍五州民兵萬

弩手教閱兩月合用錢十六萬一千餘貫乞行科降從之

壯丁民社 乾道四年知楚州劉舜謨言兩淮舊有壯丁民社乞依陝西弓箭手法並免戶下苗田兩項從之
良家子 紹興四年宣撫吳玠始創興元府良家子招兩淮關陝流寓及陣亡主兵將子弟驍武不能存立者充月給比強弓手五十人爲一隊休兵之後數月消滅
乾道六年本路帥臣復招募人材及五尺二寸弓力及九斗通者將傳習將條法練習弓馬者充有官人省司月給米麥各一石帥司緡錢十五千無官人緡錢減三

之一依義士法隸帥司御前統兵官不得與及王剛中爲宣撫抽帳前良家子還宣撫司淳熙之初宣撫司廢後屬帥司籍二百人歲管錢二萬四千米管四千八百石實無所用但充雜役紹興五年二月庚子楊嗣勳申嚴鹽計奏本府自有義士廂禁軍良家子無所損益請罷鹽店六所而以良家子隸都統司

義勇 紹興中鄂州七縣主家戶六萬六千三十二口三十一萬四千八百九十四而民兵之籍總爲萬五千二百有一人岳州義勇之籍四千四百九十九人四邑保伍九百三十五甲計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三人大抵

荆鄂岳三郡率五家供一兵焉三十一年虜亮寇江詔
淮漢等郡籍民爲兵時荆南守續感乃請籍民爲義勇
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爲甲五甲爲團甲皆有
長擇邑豪爲總首歲於農隙教以武藝糧從官給初乾
道間舉荆南七州之籍主客佃戶凡四萬二千餘戶計
十萬餘丁除當差役人外得義勇八千四百十九人四
年荆湖安撫王炎言荆湖義勇團結教集使之自備食
用必不能辦乞截留本所苗米萬四千石并漕司應副
錢二萬緡仍從都統司假甲三千弓矢旗幟官爲造給
旨從之六年二月辛亥帥司劉珙言荆南湖北兩路民

兵訪問諸郡起籍民兵有上三等戶取義勇一人亦有
四等五等戶取一家產多者可以杖梧少者往往棄產
逃走乞充義勇者並免科役及身丁口四等戶仍差充
保正長五等戶又免三分稅役每七十五人爲一隊遇
教閱日以營屯田之穀供其費奏可仍以甲萬副與之
是年九月權知荆門馮忠嘉奏本軍所教義勇三千五
百四十八人教閱各一月乞添展教之三月詔令劉珙
相度申省七年正月馮忠嘉又教閱本軍義勇因舊籍
增補三百人又籍戶馬得四百匹分爲六隊孝宗大喜
詔總領所歲以馬料千石給之仍擢忠嘉直秘閣淳熙

初張栻爲帥遵修劉珙之法義勇增多至萬五百人分爲五軍軍分五部栻旣去教法浸弛十一年冬趙雄爲帥舉行其政增三百人通舊爲萬三千八百人大抵湖北諸郡皆有義勇信陽有義勇又有義士惟澧州石門慈利不置籍紹興未守臣亦籍之章穎帥湖北時又乞義勇之應差保正者以家業錢多寡爲限限外之數與官戶編戶輪差從之

忠勇 淳熙五年四川制使胡元質言關外西和階成鳳四州所聚民兵謂之忠勇皆以土兵爲之向來虞允文團結四川忠勇軍計二千九十四人其後不能增募

乞令四川守臣添募仍立賞格詔每州各先募五百人鎮淮 初淮南運司招募邊民號鎮淮軍多至十萬錢米月給視効用惟不黥涅久之廩給不足公肆劫掠嘉定初江淮制置邱密恐其生變乃以分隸諸州聽守臣節制續又奏淮東人數少令帥漕選汰歸農外僅存八十餘人其半以充効用又補鎮江大軍與武鋒軍闕額淮西六萬餘人委官揀到二萬六千餘人充御前定武軍額分爲六軍各置統制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石而定武亦成軍伍淮西賴其力居多

忠義民兵 紹興二十八年福州帥臣沈調言諸縣舊

有忠義社隨鄉多寡屯結推豪右衆畏服者爲長別量
置槍仗器甲盜由是息民賴之後官司科率騷擾遂失
本意令守臣覺察憲司舉職旨從其請開禧用兵淮襄
忠義民兵有籍於官者甚衆歲約用百六十緡以養一
兵及和議再成始汰遣時帥臣卨密先已汰鎮淮軍五
六萬何澹繼爲制帥始盡放遣澹言本司近放散廬濠
州忠義二萬五百八十六人各令歸業雖費錢三十二
萬七千餘緡米六千餘石而每歲却省錢二百十三萬
米十一萬三千石有田之人預於江南經營牛種無田
之人多入城市開張店業此乃本司幹官徐剪體國任

事之力詔剪特遷一官時二年四月戊子也其年六月
辛卯京湖制置李大性言昨者大臣創招軍額團結忠
義休兵之後依舊支請糜費廩給已放散計二萬九千
二百一十三人詔獎諭繼而江淮盜起言者謂皆前日
放散之卒請罷剪攝郡追所遷官旨從之時揀汰民兵
無歸多散爲盜大性乃命每郡擇豪首一人授以官兵
使之彈壓其後餘黨始皆帖然

續通志卷一百五十六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六

五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五十六



